

江西通志



江西通志卷之第四十四



藝文一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政令于是乎出情理于是乎  
達典故于是乎徵名勝于是乎著文之不可已也  
如是豫章人傑擅靈名賢制作雲蒸霞蔚類能媲  
左馬而儷淵雲矣至若節鉞撫綏之鴻裁輶軒咨  
詢之鉅牘與夫循吏良牧洋灑而陳艱危者布在  
方冊班班可考矣兵革頻仍典章煨燼庶幾存什  
一於千百蒐軼補遺不能不俟後之君子志藝文

皇清御製

今上皇帝諭禮部朕惟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爲務而  
以教化爲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樸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  
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  
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敝人  
心不古囂陵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  
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  
詐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時聞讐忿之殺傷叠見陷罹法網刑所  
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茲刑辟之日繁良  
由化導之未善

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  
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  
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  
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  
誣告以全良善誠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  
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等項作何訓迪勸導及作何責成  
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爾部詳察典制定議具奏特諭  
江西布政使劉捷遵依十

六條事宜採訪十三府各州縣民情風俗編次直解頒給里社朔望講讀通行勸導以宣

皇仁以廣教化

宋神宗賜荅張商英上仰山瑞禾表手詔

御筆張商英省

所上表袁州仰山太平興國禪院園中產穀一本  
兩莖七穗事具悉博原效祥嘉禾育秀和氣所感  
元貺昭彰匪耘匪耔以挺生如坻如京之將見卿  
為時柱石秉國鈞衡召此至和實惟燮理忽披竿  
牘曲盡形容實野充箱行慶豐年之兆歸美  
報上不忠忠盡之誠省覽已還益深嘉歎

明太祖免江西稅糧詔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  
及至親率六師南征北伐

備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朕以中國精銳駐  
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  
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  
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  
西之民未歸附時土豪割據地方狼驅蠶食貲財  
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經九年其為困苦朕  
甚憫焉今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皆吾  
赤子愛念之意旦暮不忌緣事有緩急故恩有後  
先咨爾人民體朕至懷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宣宗猗蘭操

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

此操子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

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

茂兮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子大計群吏召何文淵等入便殿問地方

宴賜御製招隱詩猗蘭操頌勅命周忱畧

勅獎勞賜彩幣寶鈔有差勅命周忱畧

潦水爲患農不及耕心爲惻焉今遣員外郎王瑛

往視就賫勅命爾爾即躬自踏看凡各郡所湮沒

不得耕種之處俱實奏來處置其被水之民有艱

難乏食者悉於官倉糧儲給濟仍戒飭郡縣官善

加存恤毋令失所比聞浙江湖州嘉興皆水患今

亦命爾爾一體整理朝廷專以數郡養民之務委

爾爾宜夙夜用心勤思慮精

區畫以稱付託欽哉故勅

英宗徵處士吳與弼敕

皇帝敕諭江西撫州府崇

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亦惟勞於求賢然後

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尔與

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

宏畧顧乃嘉遜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

嘉言望爾來儀以咨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

於行藏之宜處之審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

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

以副朕翹望之意故諭

孝宗褒崇羅倫勅

士之立身行道必取法於聖賢

春我後先朝之遺彥未沾沒世之休光風化是關褒

崇可後爾翰林院脩撰羅倫志慕孤忠心潛正學

狀元及第曾無温飽之圖法從登庸早著剛方之

譽凜危言之劇上事切綱常守道以忤時分其

示勸於將來惟靈爽之  
如存庶恩綸之歆服

表

唐韓愈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

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  
華不可徧觀非烟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  
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  
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稽首頓首謹按沈約  
宋書云慶雲五色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  
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正用事其日戊  
戌亦主于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  
祥見京師之位既徵于古又驗于今伏惟皇帝陛  
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  
之符既兆仁壽之域已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  
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忭躍欣幸實  
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庭  
心魂飛馳并圖奉進無任  
忻忭踊躍之至謹差  
官某奉表  
陳賀以聞

宋歐陽脩謝賜漢書表

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

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鄰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耗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祝泌進壬易會元大占書表

臣言伏聞陰陽變之殊卜筮推策之書通機通微之旨必該至理以參覆載之運斯極神機而研事物之宜取合四課觀柔之氣周流六虛六壬法動靜之宜取合四課觀其設科雖六壬之旨若不同究其致用則氣象之求實一致故氣無定用因象而用象無定體以氣為體易之氣即天地推遷之象壬之象即陰陽升降之氣易更三聖之述作學者固不敢以輕議壬沿三墳而晦觸習之迺至於自卑誰知規天矩地

即方圓動靜之基日干辰支乃鳥兔推遷之紀貴人法紫宮之主宰日將本太陽之纏離天內陽宮則列官順軌地外陰道則百辟逆纏陽為德陰為刑昭合漢儒之論夜多凶晝多吉何殊楊子之元故事有從違時有否泰尊時而動乃得其宜隨事而推不容或過幹璇璣以法大造窺要會以定方來聖人以此洗心待時乘運賢者由茲觸智觀妙鈞元由象而通消息之理體物以見屈伸之機射覆逢占問不容髮當名辯物差不毫釐至於厭伏不祥轉危為安迎導善慶觸類而長旨在雷公之蘊傳在元女之神機叅造化則天是陰陽事超庸常乃地何險易此前人之顯迹實舊記之特書奚啻分別禍福決定疑似哉矧夫國有大疑謀之君心以及卿士輿情未協欲其大同而決於官占宜與士民舉動纖微其為體統大小曼異可不明其綱槩復至泥於細微恭惟皇帝陛下得一繼離幽三立極提挈兩儀之軌輯穆七政之纏兢業事幾洞見安危得失之兆洪濟國步措置熙寧靜密之圖端清燕以顧神居紫辰而論道審猷謀於慮蚤訪經緯以探微審國事於淵默之府同民患於樞

機之變度咨壬課俯及愚蒙臣學識疎庸文窮氣  
 沮黼黻皇猷而有歎祗承大問以凌兢於陽月之  
 安平僅效小得然中式之深奧未有異聞誤蒙聖  
 旨俾作大占之集鞠躬受命勉強效書首敘名局  
 次及事端本正大之旨以為經揆從違之機以著  
 義使有倫序異以科條悉芟鄙里之詞盡屬體統  
 之大庶復興於古道免屑瀆於聖經繕錄上陳苟  
 作有罪臣誠恐誠懼頓首稽首謹言

謝枋得許旌陽飛升日賀表

仙降塵寰體天心而  
 濟世帝嘉神績乘秋

氣以昇霄華貊歡聲古今盛事臣申賀臣聞赤虬  
 紫霧聞仙子之遠遊黃鶴白雲想至人之高舉孰  
 若一門之積德盡超八極以登天恭惟真君道極  
 高明誠參化育驅龍蛇於境內既成神禹之功挈  
 雞犬於雲中不假淮南之鼎慕真風而雖遠遇華  
 旦而難忘臣欲報恩仁敬脩賀禮苾苾蘋蘩之薦  
 依依葵藿之誠日月齊光長戴神明之德乾坤有  
 造願為仁壽之民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明解縉進寶錄表

伏以聖人受命啓萬世之鴻基  
 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

堯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昭明日  
 月炳耀丹青俾文人之垂徵實古今之通義矧創  
 業垂統皆在於詒謀而繼志光前敢亡于記載鼎  
 彝有勒聖哲相承鋪張極盛之閱休揚厲無窮之  
 偉績歷述前聞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惟太祖聖  
 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應  
 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徒  
 步不階于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年已定于京  
 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服日臨月照而  
 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功有綏來動  
 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  
 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不戮一夫元  
 主遁荒禮遣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  
 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傳聖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  
 法之言罷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化工曲成萬物  
 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  
 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  
 比于近古邈焉罕儔漢高年不登于中壽光武運  
 僅紹于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  
 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孝慈昭憲至仁文德



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側微德邁  
 於嬪虞開勗功超於胥古永協坤元之吉夙開文  
 定之祥鵬鳩均衆子之恩螽斯奄百男之應保合  
 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君妃蓋莫盛  
 于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輔運之績邑姜輔運而  
 無誕聖之祥矧皆起于邦君或克成其世緒降及  
 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爲國調元翊  
 運參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年慈訓照明文德  
 通理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膺聖躬萬世永賴自  
 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  
 日月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纘武王  
 之繼述孝事太祖有見而發蘭臺記注之書而  
 徵以藩邸之副抽金滕石室之秘又考于世家之  
 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領脩史之詔臣縉總裁臣某  
 等纂脩慎選多士宴賜便藩卽開館于禁中屢繙  
 閱於幾暇以百人之衆歷期年之久惟務校讐之  
 事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于  
 千古是知禮樂征伐所自必有訓誥之文雲霞華  
 卉之生何勞繪畫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緯尚奚形  
 諸名言開玉府而見璠璣惟自慶其希遇因文序

次莫抽一辭之贊揚據事直書永示萬年之謨訓  
 謹撰述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二  
 十五冊謹  
 伏闕上進

箋

宋楊萬里謝皇太子頒賜誠齋二字箋

玉字寶書賜一雙之

白壁椴籬茅棟騰千丈之瑞光自媿野人恭承嘉  
惠其申謝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學闕百聖天縱  
多能於兩宮問寢之餘傳二聖揮毫之秘龍盤虎  
卧得精妙於太皇霧結雲霏憲昭回於今上其敢  
不刻諸琬琰垂厥子孫袖有驪珠函山  
川之輝媚家無儋石藏星斗之文章

疏

唐狄仁傑免民租疏

并序 唐武后天授二年九月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明年改長壽元年正月被左  
 臺中丞來俊臣所誣貶為彭澤令七月至縣值年  
 大旱民罹饑饉即抗疏乞免民租武后嘉公憂民  
 特降制江州蠲免本縣民間租稅疏曰彭澤九  
 縣百姓齊營水田臣方到縣已是秋月百姓囂囂  
 羣然告歉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來無霖雨救  
 死不蘇營佃失時今已不可改種見在黃老草菜  
 度日且暮之間全無米粒切見彭澤地狹山峻無  
 田百姓所營之田一戶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  
 縱得全熟納官之外半載無糧今總不收將何活  
 路自春徂夏多莩亡者檢有籍歷大半除名里里  
 鄉鄉班班戶絕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謹以奏  
 聞

宋李綱論賑濟劄子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饑民闕食使之推

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闕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給米收養共賑濟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二人又給歷州縣遣官簡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聞訖復勘本路連年早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價錢至一百三十四文近來雨澤霑足早禾已熟米價頓減新米一升止四五文將來秋成決有可望之理此蓋陛下勸恤民隱至誠惻怛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畝有不曾種蒔者甚多人情方蘇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寬假有以涵養之乃為得計昔周宣遇莪而懼側身脩行而王化復行前日旱暵安知不為中興之資在陛下特加聖意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環數千里為郡十有一為縣五十有三控引荆湖襟帶吳越為上流重地去淮南南京西道里不遠平

時商旅繇獨木渡江自光蔡以趨汴都最為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重鎮屯兵選帥以臨之今朝廷保據江左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荆湖皆置大使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贍養不闕所以崇屏翰之勢為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場蕩然無捍禦之備倉廩枵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大帥是有名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荆湖論之建康有張俊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足以奮張軍聲以為捍蔽江西一路獨無兵將沿江上下千里之間殊乏控扼使敵人不來則已如其果來乘間擣虛則無如江西者矣譬猶邪氣之傷人必繇間隙盜賊之妄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乞先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糧之半伏蒙聖慈察見本末有矜從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應副臣非不知方朝廷措置淮南恢復京東西未暇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江所屯數十萬眾摘萬人以為一路根本似未為多臣昨自行在將帶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分遣討捕盜賊已差出三

分之二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不難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闕額禁軍然未經訓練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呼決誤國事又舒蘄黃三州實為江西屏蔽見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內舒州隸劉光世蘄黃州隸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於劉光世軍中摘那二千入屯駐舒州于岳飛軍中摘那四千入屯駐蘄黃州緩急聽臣節制亦未奉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都督府如臣前奏所乞差吳錫等軍一萬人克江西大使司軍馬仍令劉光世岳飛分兵屯戍舒蘄黃州與江西相為表裏庶幾敵人不致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宮觀差遣必冀矜從然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為國家深慮至計胡銓論左右史四事臣等誤蒙親擢承伏望聖察故事竊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

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君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為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為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守諤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脩為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倭臣執筆乃復進史沿襲不革遂至于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按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動必懷姦懼為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課議皆不預聞文宗復貞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繇是宰相奏事得以前備錄故開成之政詳于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脩以謂起

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  
 盡見乃徒立于御坐之前至脩罷職乃復立于後  
 今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  
 非其地有媿于修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脩起居  
 注王存奏欲追貞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  
 德音儻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有餘臣僚登對  
 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密蓋人臣  
 言公言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所  
 有頗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  
 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  
 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羣臣奏對竝以  
 無所得聖語闕報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  
 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愚欲乞陛下復歐陽脩  
 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膝  
 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  
 許令侍立亦足伸祖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  
 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于天子側亦未嘗  
 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于側亦未嘗  
 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拘處有命則臨階俯  
 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

歐陽脩奏對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合少畱殿  
 門俟脩注出面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  
 皆侍立矣夫人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  
 也宰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  
 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安在耶夫  
 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  
 前殿不立是餽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  
 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臣愚欲乞于前後殿皆分  
 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  
 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論奏不直前臣  
 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不直前臣  
 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  
 曰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  
 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事為名而國朝左右  
 可議焉蓋亦近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脩起  
 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閣門然後上殿竊見  
 樞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  
 侍立或有敷奏乞便而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  
 後初欲直前奏事閣門以臣不預牒卻之臣又嘗  
 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閣門奏事未

嘗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閣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為起居注直前論宰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閣門與必俟班次耶况今來前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臣愚欲乞自今左右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驗今斷而行之

**楊萬里論神威疏**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威藏于神故其威不可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可離為威曰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于山人主則神與威不在于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于上觀柄之所在于治亂見矣執柄以神與威不在于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所謂

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是以探其上而雜之非取大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則易其真是謂欺故古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謂欺故古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明其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劃然出於其所嘗則繼之以卓然不墮於其一所欺之中夫安得不其所嘗則繼之以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古之君有百發而然則其曷為公不罰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為公不罰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下之所罰顯詢而陰求眾問而獨決顯詢而不賞天不求則姦不召矣眾問而獨決則顯詢而不賞天則明一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明者以公舜有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出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

于已為矜而以明出于人為媿疑者以親暱為可  
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于人為媿疑者以親暱為可  
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為公卿大  
臣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言而莫之入也以為公卿大  
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未敢賀也何則臣下而莫之  
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臣下而莫之  
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  
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  
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而不知其  
所從來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  
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  
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  
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  
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已  
之明而外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已  
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  
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  
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  
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  
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輩弑隱祿

產危漢朱异亡蕭柰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  
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  
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皇甫鏘即叔顯  
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鏘即叔文也  
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  
而察於今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  
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則堯  
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踈千萬人  
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虺必蛇履霜必冰  
臣不勝忠憤

明董軒曆日疏 成化十七年某月某日直隸真定

法氣朔爭差蓋由歷代造曆因循唐曆之弊今將  
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開坐造冊具奏乞勅部  
精加考訂奉旨下本部勘議得余正已所言自堯  
即位甲辰至今戊戌凡三千八百四十五年約之  
得四十四度餘一十七年蓋每章盡之年不置閏  
冬至爭差一十二日故今曆冬至朔閏月三者皆  
差良由因元舊曆推算一節竊惟曆口乃正朔之  
書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必改正朔以立一代制度



以新天下耳目誠為政之先務經國之重典也借使置閏或差則春入于夏而時必不定矣千八百丑而歲必不成矣積而至久則寒暑反易分至啓閉舉非其時農桑庶務盡失其候又何以允釐百工致庶績之咸熙哉故唐堯之曆必考驗于昏中之星近代之曆必測驗于日月之食蓋欲法不違天政不失時也洪惟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肆命監正元統等參考歷代四十四家曆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曆元造大統曆頒行天下訂正精詳超越千古英宗睿皇帝又置璣衡簡儀圭表等器於觀象臺考驗愈密曆法愈精迨今百有餘年每遇本監所算日月交食日時方位及所纏宿度觀之于天測之于器未始有不驗者間有刻數先後之殊所食分秒之異蓋由星土之有南北地形之有高下故耳使果如余正巳所言戊戌年當置閏十月而朔望既差則遞年本監所算日月交食必差晦朔弦望既差則遞年本監所算日月交食并所纏宿度必俱差錯無疑矣今何為而不然乎况戊戌置閏而上之至唐至漢中間二千餘年曆家所置之閏皆所當改所算日月交食必皆當

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矣今按歷代史臣所書惟宋乾德天聖慶曆三四年間僅有候之不食其他何以不書乎臣等又看得本官奏稱天地之間有自然之朔望有自然之閏月十有九年七閏此皆自然之冬至也日月交食此自然之朔望也斗指兩辰間此自然之閏月也豈人力私智所得而損益哉是又不知天有自然之運則雖千載之日至可坐以自然之數求自然之運則雖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故顓頊命重黎以司天地唐堯命羲和以宅東西宋有子韋鄭有裨龜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以至耿壽昌鑄渾天之儀虞喜何承天諸人立歲差之法又安在不假於人力哉今本官自以己意創為七十八年之約法每月大相間編排之合朔而無弦望正是以區區小智強合于天與前林俊請復常平疏為備糴之所言自相矛盾矣常平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常平事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為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于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積蓄俱少臣切憂之

宋仁宗時常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妨政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特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徭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黜罰毋輕差遣使絕陵轢樂于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容蓋豎不限以補官乏臣又見凡問口外為民邊遠克軍罪囚或逃而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凶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叅審得過之家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律雖不摘情實猶重并窩藏強盜資引逃走抗拒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

其家道罰穀自五百石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由巡撫叅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于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為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縣行檢富戶量力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侵費專厥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糴入春夏糴出每石明扣一斗成五石糴入春夏糴入春夏糴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糴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糴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畧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分春借秋還轉相賙助民樂表異似亦可從利二分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而地方可保若常平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為急無虞此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為急

者伏惟聖王守仁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臣竊照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于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煽惑即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稅許以奏免諭以臣民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兵丁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事平之後又罔民而際則啗之免稅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入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蹙之狀臣于前奏已畧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為寇弱者匿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鱉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緩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奏免租稅為言百姓賄賂豈可待耶蓋其心以為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

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為蘇松等處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歡聲雷動迺相傳告旦夕懸卽時宣布百姓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群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能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



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  
 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  
 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青災肆赦之典寬  
 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  
 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  
 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  
 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耻  
 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唐龍補遺典以昭忠義疏**

昔我太祖高皇帝剪除

友諒率水軍一夕掩至江西王師南下偽丞相胡  
 廷美詣軍門納款乃命參政鄧愈畱守會廷美裨  
 將祝宗康泰作亂愈走復命左丞徐達討平之於  
 是以以朱文正為大都督鎮守其地友諒聞之乃悉  
 眾以巨艦攻城甚急自癸卯夏至秋凡八十五日  
 文正命諸將分兵拒守友諒竟弗能克遂有鄱湖  
 之捷焉時則有若平章趙德勝者晝夜巡城為流  
 矢中左脇而卒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  
 朱潛統軍元帥許珪三人者領兵取吉安友諒軍  
 至齊等力戰俱歿于陣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突

圍出戰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  
 旺俱以圍急繼先出戰殞於敵中國旺引兵燒賊  
 艦追者至投橋而死洪都知府葉琛臨江府同知  
 趙天麟江西行省都事萬思誠康祝之變瑛思誠  
 迎戰死于市天麟守臨江府城破死之管軍百戶  
 徐明當圍城之日友諒陰設陷阱數臨城誘戰明  
 乘醉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阱中賊脇之  
 降不從尋殺之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為間  
 使走金陵求援兵還至吳城被執友諒強授以萬  
 戶令其狗城給眾降子明伴許之至城下望城大  
 呼曰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  
 我必死幸見諸公賊怒攢槊刺之宛城下又若張  
 德山夏茂成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  
 城焚賊舟事覺遂遇害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  
 砲而死以上凡十四人友諒滅太祖念十四人忠  
 義立廟于南昌府歲時祀之贈趙德勝梁國公劉  
 齊彭城郡侯李繼先隴西侯朱潛沛國郡侯許珪  
 高陽郡侯趙國旺天水郡侯葉琛南陽郡侯張子  
 明初贈武毅將軍加贈忠節侯牛海龍隴西郡伯  
 趙天麟天水郡伯徐明合肥縣男張德山千戶夏

茂成總管獨萬思誠則未之及臣追慕遺烈詣廟  
謁拜乃訪聞其事及考國子祭酒郡人胡儼所撰  
碑文亦曰思誠之贈未聞豈禮官或遺耶我太祖  
始得江西也偽漢之強倍於曹操鄱湖之捷過於  
赤壁趙德勝等十有四臣各誓忠義之心共成猗  
角之勢分兵力戰爭如歸旣頒褒恤之恩均沾  
榮顯之秩獨萬思誠仍列都事夏茂成僅加總管  
事本相同報若有異夫入臣之效死固無望酬之  
私而國家之顯忠當存過厚之意是雖一時遺文  
遂為今日缺典如蒙勅該部查議將萬思誠一體  
追贈夏茂成亦加贈千戶庶幾賞不遺忠政不忘  
遠國典全而人相勸矣

唐龍乞表異忠義官員疏

切念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宸濠謀反

是日鎮守撫按及公差部屬并都布按三司各官  
進府謝酒宸濠濠羅列賊兵分布逆刃首呼巡撫都  
御史孫燧協令隨往南京孫燧抗顏正色示以臣  
無二君之義次問按察司副使許達達反覆明其  
不可終毅然曰惟赤心爾豈從反乎宸濠遂喝  
官校將孫燧許達曳出俱斬于市隨將其餘各官

拘執鎖禁于獄內時公差南京戶部主事馬思聰  
仰天憤嘆絕口不食死之繼有布政司參議黃宏  
亦死夫孫燧許達守正秉節挺而而死雖古之忠  
臣亦不過此馬思聰黃宏雖暫就執尋即捐生道  
無辱于人臣志終白于天下但思聰視宏則尤烈  
焉傳曰無仁賢則國空虛使當時皆如各官安意  
就縛屈身苟全而無四臣挺然于其間則何以為  
國家也哉先是城中有廟一所近該南新二縣父  
老將土偶撤去塑立孫燧許達二像并立馬思聰  
黃宏木主寘于其中私號全大節祠歲時朔望相  
率謁禱尤見四臣忠義之在人心者如此其深也  
但事出于下而不出于上遺烈雖在明典尚缺如  
蒙乞勅兵部查議將孫燧許達俱賜謚贈官各廕  
一子世襲馬思聰黃宏亦量為贈官仍襲馬思聰  
一子入監行令布政司查相應官屋改立祠宇將  
孫燧許達馬思聰黃宏並祀于其中孫燧許達位  
次在上馬思聰在左黃宏在右之下照例勅賜祠  
額及行令本司查撥無主官田五十畝行南昌府  
收租以供祀典如此則不惟使人臣忠者勸不忠  
者戒抑見我國家有臣如此且俾萬世之下指此

罵宸濠曰亂臣曰賊子則四臣之忠義不泯而宸濠之惡罪益彰矣程啓充弓箭

條折價疏茲為除積弊以革侵欺事江西歲辦弓箭

後無可揣摩又南北風土不同南方弓箭解角

斷乞要比照京價定為額例行令辦解赴部團局

州查照嘉靖元年以前歲造弓箭弦條見徵在官

已造者驗過如式仍舊解納本色未造者俱要照

今所議解納折價內有未徵在民係正德年間者

照例蠲免係嘉靖元年者仍要解價不必派民就

于每年料價銀內如無料價就於均徭餘剩銀兩

內每弓一張該銀陸錢貳分箭一枝該銀叁分弦

一條該銀伍分照依額數支解局匠比照班匠則

例每名每季徵銀壹兩捌錢差委的當人員每年

上半年限六月內下半年限十二月內解部收貯

著落軍器局匠作逐年帶造如該局人匠不敷就

將前項匠價併物料價內相兼雇覓高手藝在局

團造隨同年例軍器年終奏請科道等官會同試

驗送庫交收備用仍照成化弘治正德年間事例

俱以三年為率如果弓箭有堪用之利匠吏無侵

欠之弊經久可行另劉光濟差役疏為酌議差役

議題請以爲定例

困臣惟賦役繁重貴在均平民力困誦要當節省

蓋法有弊而當釐事有窮而當變臣待罪江右切

見地土瘠薄民鮮厚藏橫徵厚歛科派無紀生民

之困莫大于此隨行布政司會同各司道官將里

甲差徭逐一查議又選委練達政體有司官稽諸

成法參以時宜凡歲徵歲用咸為劑量冗役冗費

盡為汰革稅糧則定為徵解之法徭役則定為編

派之規行之在甚民情稱便臣又慮公私費用苦

節則不可久力役工食過損則不樂從勉強一時

終難善後又經覆行會議隨事損益頗協人情凡

徵收起解給散支銷等項皆有規則誠為一時補

偏救弊之術于地方以爲相宜除事體瑣細不敢

一槩塵瀆聖聽謹摘其大要條爲五事上請戶分

均徭役臣惟均徭之法十年一設計丁驗糧戶分

等則行之已久誠爲均平無累然法久弊生各甲

均徭實有不均之患每歲徭銀原有定額而各甲

均徭實有不均之患每歲徭銀原有定額而各甲

均徭實有不均之患每歲徭銀原有定額而各甲

均徭實有不均之患每歲徭銀原有定額而各甲

丁糧多則派銀數少而後輕丁糧少則銀數多而  
 後重其弊一也所編之差有正銀壹兩而止納壹  
 兩者此必勢豪黃緣者得之有加至一二倍者以  
 至數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戶無勢力者當之此患  
 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則門丁事產肆者兼論南  
 方則偏論田糧糧多差重則棄本逐末以致田日  
 賤而民日貧其弊三也糧多殷實之家平日則花  
 分詭寄以圖輕差及至審編公門如市官吏開賄賂之  
 差其弊四也歲歲審編公門如市官吏開賄賂之  
 門里胥恣索騙之計其弊五也丁糧編剩利歸于  
 官小民不蒙輕減之惠其弊六也有此六弊小民  
 困累已極且應直之年役重費繁力不能勝大抵  
 人情皆安于目前既不能預積十年之費以待一  
 年之輸是以一年當差即九年未得蘇息而傾家  
 蕩產者相比也又查均徭規則原分銀力二差銀  
 差內如各官柴薪馬丁儒學齋膳夫先年俱坐員  
 審編以致貪婪有司故將殷實人戶自行坐占因  
 而加倍徵收漁獵無厭如兩京會同館并山東保  
 定等處馬價則以地方隔越有司不肯一體追徵  
 以致經年逋負不得以時起解濟用此銀差之弊

也力差內如府州縣斗庫及各驛廩給庫子則賄  
 費不貲門皂防夫禁子弓兵等役皆編徭戶姓名  
 募人代當則抑勒索水馬機兵等則由各編頭戶  
 貼戶以數十戶而朋為一後募役則給由帖取討  
 工食窮鄉下邑之民不能抗城市積年之勢戶戶  
 被擾雞犬不寧其害尤甚此力差之弊也較量而  
 法疎則民害滋甚臣愚擬將各項差役逐一較量  
 如力差則計其代當工食之費因勞逸而量為增  
 減如銀差則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因難易而加以  
 增耗通計一歲用銀若干止照丁糧編派開載各  
 戶由貼立年限某為貼戶今一切革之其有丁無戶  
 徵收如往年編某為某役某為頭糧者必係下戶  
 止納丁銀有丁有糧者必係中戶及糧多丁少與  
 丁糧俱多者必係上戶俱照丁糧併納是就輕其  
 貧富不待審編而自定徭差不得避重而就輕其  
 銀一完則終歲無追呼之擾而四民各安其業使  
 輕重通融于一縣苦樂適均于十甲是亦調停之  
 一術也庶民往役之義自勾攝公事催辦糧差之外  
 無他事也柰何有司不加體恤凡祭祀宴饗造作



俱帳饋送夫馬百爾費用皆令坊里直日管辦坊  
 里又坐派于甲首費出無經以科十間里騷然  
 日見凋敝如病羸之人不少休息將無回生之望  
 臣愚以為今日所急在于革坊里在于定經費凡  
 歲用所需舊係坊里自行出辦者今皆派徵銀兩  
 時之官庫如鋪陳轎傘幕次器用等項應預先置  
 造者祭祀衙門工料應臨時估計者接遞夫馬應預  
 先顧募臨時撥發者莫非有司之事掌印官為之  
 經紀扣算實用數目責令該吏照所司分管隨事  
 給銀登記支銷其買辦役使之即於隸兵內輪  
 撥應用與坊里絕無干涉自規費之外不許妄用  
 自歲徵之外不許加派其前項經費仍置立稽查  
 格冊每季赴臣等院道衙門查覈如果支用有餘  
 作正支銷如果事出不經支用不敷亦聽各該州  
 縣于原編備補銀內支銷如此則一州一縣咸有  
 經常之用既不失之苦節廢禮而妨事而坊里輪  
 年應役可無額外誅求之累矣一定派則查得  
 本省各項差徭自嘉靖二十八年該前任巡撫都  
 御史張酌定賦役總會文冊內開南北京庫漕運

本折米銀起運存留宗藩司府倉米皆出于糧戶  
 口食鹽起存錢鈔則出于丁惟里甲均徭丁糧兼  
 派里甲一丁折米一石均徭二丁折米一石及查  
 各該州縣有以糧獨編驛傳有以糧配編民兵  
 有以丁折米獨編驛傳者各因丁糧  
 之輕重而為之請停以免偏累民已相安相應查  
 照舊規通融兼派其戶口食鹽起存錢鈔若仍前隨  
 例隨糧帶則畸零小戶不無煩擾合行改正仍照丁  
 糧徵納及照田糧無從徵納里遞不包賠臣議將沙  
 口徵處則糧差無從徵納里遞不包賠臣議將沙  
 查處則糧差無從徵納里遞不包賠臣議將沙  
 塞田糧除舊額并沙陷無蹤原經奏准免派起運  
 止派存留司庫者里遞均攤輸納外其有舊雖沙  
 荒今已開墾久以迷沒今曾清出或本管里長并  
 各勢豪包占影射者即于得業人戶名下追收花  
 利以抵糧差不得編差及通圖包賠如妄捏沙塞無  
 據者與實糧一例編差至于逃絕人丁原額註于  
 實徵冊內有據者照舊免編外其新開逃絕難  
 槩免合照不成丁則例比實丁裁半編差各州縣  
 四差人丁原額折算多寡悉從其舊若有投托勢

丁原額

丁原額

丁原額

要隱避差役及脫漏戶口者許諸人首告將本犯  
名下罪銀克賞凡有清出口者許諸人首告將本犯  
增入逐年格冊一編徵仍候造冊之年將徵黃  
二冊改正如此庶丁糧派則既定而妄捏欺隱之  
弊悉除小民永無偏累矣一僉糧解照得夏秋  
稅糧有起運存留一本色折色收解之役名為糧  
長各該州縣有一年一審編者有三年有五年間  
一審編者止是餘報殷實人戶原不輪年分甲每  
遇編審之期勢豪大戶夤緣規避坊里僉報索騙  
百端身未應役而所費已不貲矣官府不得已而  
為一切苟且之計或以數人而朋克一名或令一  
身而包管合戶間里騷然息肩無日包攬者得肆  
侵欺貧難者苦於賠賍一克此役鮮不破家此皆  
民間至苦極累事也臣查得大明會典洪武四年  
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為率設糧長一名專  
督其鄉賦稅十五年革罷糧長徵收令里長催辦  
十八年復設糧長是糧長之設或編或實或輪里  
長皆我祖宗舊制合無將各甲排年管催本里人  
戶稅糧聽其自行輸納米入官倉以管糧官與收  
銀入官庫以掌印官典收查照舊規應用領解糧

役幾名就於經催中審其丁糧近上家道殷實者  
僉定名數責令管解糧米有搬運脚耗之費折銀  
有秤收火耗之費俱于派則內酌量加徵當官給  
發以資其用免其獨力賠補是以前十年之中不過  
輪役一年縱有一年之勞得享九年之逸况以本  
管里長催徵之意而審編之弊可杜矣一處幾祖制  
里甲催辦之准而審編之弊可杜矣一處幾祖制  
查得宛軍先准而審編之弊可杜矣一處幾祖制  
係府州縣管糧官押經收人役交納之稽查便也  
侵欺其弊立見追賠易完以有官統之稽查便也  
其歲派南本見追賠易完以有官統之稽查便也  
以致棍滑攬泊侵漁動以萬計且將原係糧布足抵  
數解納驗不中京式大半駁回節經該部開催竟無  
完報其起解料銀兩會同館馬價各衙門柴薪皂  
隸等銀每差解戶逐項轉解以致中途花費侵欺  
或掛欠逃回經年批單不獲上為國用所關下為  
各役身家所係豈容襲循舊弊而不為之處合無  
將南京布疋順委部運南糧官帶解北京布疋各  
府類總委官押解南京各項銀兩務照北京事例

凡係原差解戶自解者俱解布政司收貯委官領  
 解嚴限獲批回銷庶可杜侵欺掛欠之弊矣  
 歐陽德敬天監以昭聖德疏  
 臣伏覩陛下以雪澤  
 浹辰靈應沛答陛下昭格之誠天地祖宗仁愛之  
 至誠宜紀述休徵以垂無窮顧臣愚陋何能少贊  
 其萬一臣竊惟天人感通捷於影響蓋神氣克塞  
 兩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人為心人君一心天  
 地鬼神民物之主也幽獨動念神明效靈桑枯於  
 朝雉雖於鼎其端甚微其應至著故詩曰無曰不  
 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不  
 顯而人莫之見然鬼神聽之不可忽也古先哲王  
 兢兢業業顧諟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其弗率者或  
 慢神而廢享或黷祀以徼福理亂所由分矣臣又  
 觀古之陳說於君告成功於神明者如書無逸之  
 篇詩七月之風楚茨大田雲漢之雅臣工載芟良  
 耜之頌皆言天子公卿大夫憫農重稼以不懈於  
 位蓋民為邦本食惟民命民食足而驅之善則將  
 有不賞而勤不怒而威於鈇鉞者矣仰惟陛下敬  
 天恤祀勤民重農雖善頌善禱者無能對揚况臣

庸謏萬萬者乎敬撰古詩一篇十章上塵聖覽雖  
 詞慙大雅而志效微誠伏願陛下勿替欽若之心  
 懋昭勤恤之德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漢  
 儒董仲舒有云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  
 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  
 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植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臣愚不勝惓惓  
 伍惟善拯窮疏  
 臣聞人臣之事君也不問官之崇  
 卑位之高下求盡其職而已大臣  
 有總理之職則天下之利病大臣得而  
 有分理之職則一邑之利病小臣得而  
 臣也五河小邑也臣初入境見城市荒  
 落心竊異之已登城望環城者皆水爰  
 其地南有滎河淮河西有潼河西北有  
 有滎河沱河之側有天井王家庄湖滎  
 南湖蔡家歐家與香澗等湖滎河之內  
 及臨澗訾家溝與磨刀出龍等澗五湖  
 六七十里而其什五已半為魚鱉之場  
 成規書冊查原額稅銀二千六百五十  
 疏

伍千九十九丁耳五河之土地會不當他州縣之一村五河一  
 歲之重至於如此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臣  
 差之重至於如此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臣  
 顏一司數十里之地而不獲其所者數千人臣義何  
 苗盡泮民刈草以食今春二月來連旬霪雨巨浸  
 稽天四望如海泮苑居民李芝等十有餘戶老幼  
 男女措身無所有穴高土而居者有依深林而棲  
 者有架蓬蘆于城垣者有寄寢息于漁舟者悲啼  
 載道怨呼聞天臣心羸智絀據實申報院臣蒙皇  
 上俯從下請賜詔蠲恤誠浩蕩之鴻恩矣第今所  
 蠲者十八年以前之存留而百姓所急者二十一  
 年見徵之起運查本縣原設安淮驛驛中支應夫  
 馬銀兩原係各州縣協濟近因嘉靖年間奉例裁  
 驛免各州縣協濟乃反以五河派銀六百餘兩協  
 濟他驛原額軍餉已派銀伍百餘兩項因軍需不  
 給新增餉銀一百八十餘兩夫此兩項雖皆已經  
 奉旨著為成額然其初實出一時權宜之計非如  
 則壞之賦一成而不可變者今五河水道既衝則

各驛之協濟宜減外患稍息則新增之餉銀宜停  
 臣竊以為國額誠難議減邦本豈容緩圖且此兩  
 項額銀共計不過七百兩有奇其于國家亦不過  
 一毛之損而可以活百千垂盡之命杜根本無形  
 之虞長利便計不啻什百輒敢冒昧繪窮民待救  
 圖具疏以聞伏乞皇上俯念重地貧民勅下部議  
 俯從所請減除協濟新餉銀  
**李邦華國勢危急請**  
 庶可以甦民困于萬一矣  
**東宮撫軍南都疏**  
 臣惟逆賊亡命乘亂揭竿楚豫  
 秦晉處處流毒在前當時文武  
 不力養癰貽禍臣去歲入都即請勅畿輔縣預  
 備城守秦督當扼關自固毋矜小喜浪戰宜遣重  
 臣視師防河不意諸臣仍復泄泄遂令三晉崖疆  
 復墮賊鋒此時太原以西已成魚爛太原以北勢  
 如破竹禍切社稷漫無所措即中樞偵揆亦無的  
 據中外禱張鹿馬幾易關前各屯摧枯拉朽朱門  
 綠戶藏奸窟細似此危迫宜乎煩我皇上之焦思  
 動色也雖各省督撫敵王所愾自當飛騎入衛然  
 從來勤王之師路遙而勢渙不有皇上親信之人  
 威福惟已者鼓動彈壓于上則玩日愒月緩不及

各驛之協濟宜減外患稍息則新增之餉銀宜停  
 臣竊以為國額誠難議減邦本豈容緩圖且此兩  
 項額銀共計不過七百兩有奇其于國家亦不過  
 一毛之損而可以活百千垂盡之命杜根本無形  
 之虞長利便計不啻什百輒敢冒昧繪窮民待救  
 圖具疏以聞伏乞皇上俯念重地貧民勅下部議  
 俯從所請減除協濟新餉銀  
**李邦華國勢危急請**  
 庶可以甦民困于萬一矣  
**東宮撫軍南都疏**  
 臣惟逆賊亡命乘亂揭竿楚豫  
 秦晉處處流毒在前當時文武  
 不力養癰貽禍臣去歲入都即請勅畿輔縣預  
 備城守秦督當扼關自固毋矜小喜浪戰宜遣重  
 臣視師防河不意諸臣仍復泄泄遂令三晉崖疆  
 復墮賊鋒此時太原以西已成魚爛太原以北勢  
 如破竹禍切社稷漫無所措即中樞偵揆亦無的  
 據中外禱張鹿馬幾易關前各屯摧枯拉朽朱門  
 綠戶藏奸窟細似此危迫宜乎煩我皇上之焦思  
 動色也雖各省督撫敵王所愾自當飛騎入衛然  
 從來勤王之師路遙而勢渙不有皇上親信之人  
 威福惟已者鼓動彈壓于上則玩日愒月緩不及

事然則為今之計皇上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  
兆民父母則當撫兆民為陵廟主則當衛陵廟  
其守城之事則臣等當分任之責成巡城嚴加防  
禦皇上尤宜下詔痛切淋漓瓊林所積盡發餉士  
卧薪以勵其勤斬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拔  
起逆賊之首未必不可藁街致也獨慮東南地曠  
勢遠收拾無人萬一腹心禍起孝陵震驚誰執其  
咎且恐賊鋒漸蔓齊魯南北聲息中斷援師雖多  
疑畏不前未免以神京為孤注此非神聖威靈親  
自提挈策豈萬全臣考先朝成祖皇帝仗鉞大征  
仁宗皇帝以東宮監國南都一切內治之事悉稟  
睿裁卒之文皇偉伐夙絕千古而仁皇蚤歷艱難  
洪熙醇化遠邁漢文今寇氛孔熾疆場潰决群臣  
不才無能為皇上分宵旰憂者臣見東宮皇太子  
天資英武玉體端凝儲教已蚤可以經理萬幾矧  
此日四海鼎沸都城纍卵尤宜躬視戎器丕承武  
烈留都定鼎重地二祖兩京竝設貽謀遠臣愚  
以為東宮速宜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懇祈皇上  
特秉乾斷即擇吉日啓行欽簡親臣大臣忠智威  
望者數人專勅責其輔導凡軍國大政一切機宜

啓沃謀斷便宜施行毋從中制毋聽旁竊振東南  
之精神洗虛僞之陋習以併于選將練兵殄寇滅  
賊之一事如是則國威以奮聲援以通祖陵以安  
上游以固更可刻期攢水陸之飛輓督方州之義  
師以遏寇虐護神京皇上專精北守不為豐芑縈  
念皇太子督援南來遙輦燕雲丕基萬代鐘簋永  
奠一時弓矢皆靈此真宗社安危所關必不容刻  
緩者伏乞立賜施行臣行年七十景迫桑榆頃聞  
逆警恨不俱生中宵輾轉五內欲裂非不能效少  
年諸臣指天畫地借箸前籌然實見兵單餉匱恐  
諸大言終無實濟不得已而出此迂謀杞葵弘切  
未忍畢吐惟望聖明睿斷欽命皇太子蚤離國門  
一日庶援師蚤至一日陵寢鞏固乘輿奠安臣亦  
且苑見二祖列宗于地下可告無罪焉爾

李日宣請謚先賢疏畧

題為聖世無罽敷獨遺之  
典名德無久鬱弗耀之光

謹據所知上達聖慈以備採擇事臣不敏竊常臆  
之有兒童知其名士紳仰其徽而一字華衮未以  
相加者亦有名易矣而官不稱其德賞不如其功  
名雖掛於國本而實未沾乎闡幽者有兩人焉謹

向皇上陳之其一為原任大學士解縉夫縉非異人即高皇帝所為寵之異之恩猶父子者也其遭禍之酷則以護持仁宗好皇孫一語微合成祖睿算陰諍默衛為權者所忌而遂中於漢庶人之譖鬱鬱獄死異時仁宗非不還其第宅錄其苗裔而封功旌德時如有待今二百五十餘年開閣元臣冷落荒丘聖明能無憫念乎其一為原任春坊左贊善羅洪先夫洪先非他即昭代所稱為理學狀元者也洪先之學得新建良知之傳師先莊介無欲之旨一以保固收攝為功退藏於密自其本領無何為請東宮出講落籍山中幾數十年恬修正學海內仰為山斗臣近觀刑部主事孫如法贈光祿少卿至洪先雖已謚文恭然以官坊翰學又為國本禡奪者丁卯間亦僅得贈光祿少卿而蔭與祭兩闕然是何今昔懸殊至此諸詞臣能無愴然乎前大學士王錫爵朝房語臣師鄒元標曰解縉未得謚羅洪先未贈禮部堂上詹事官不解當時諸臣舉動直作館閣兩大缺事今手筆可驗而原任學士于慎行為禮部尚書業有疏覆今其藁并可查也諸司臣又能無介意乎遐思賢人子孫率

多貧且樸而臣鄉為甚今解羅二臣之後又甚貧家業飄零良可嘆也又景泰間人皆知于謙徐有貞忠勲矣而不知當時謙所舉為左右手有貞等所憑主謀迎復者則都御史羅通也通本異人初知清化數卻黎利於宛鋒既扼居庸則保都城於安堵至今居庸一關人廟祀之不替其載名臣記一得諡通獨未蒙則今日欲鼓勵臣工如羅通之缺典應照譚毛二臣補之矣又有若崇仁布衣吳與弼自幼潛心伊維壯而棄舉子業一意敦行孝弟明道淑人英廟聞其名遣官幣聘至京授以諭德疏辭既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堅令就職辭益力仍遣官送歸褒嘉海內從遊者眾如胡居仁陳獻章張弼其最也胡之言曰章生長東南樞趨日少者聘君一人耳陳之言曰章生長東南樞趨日少茲欲就以正慨弗及云張之詩曰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今胡陳俱從祀而吳猶蕭蕭野土可念也此外若臣鄉大理卿曾乾亨太常卿王時槐與臣巡歷所知若雒之戶部主事尤時熙溫純粹有明道之氣新安之光祿卿孟化鯉精

心卓者以正學自任皆物望所傾急須易名者又  
 當事者所宜博訪而精收之者也臣又記十年來  
 今大學士何宗彥任禮部侍郎所請張元忭孟秋  
 朱鴻謨鄒智及臣伯祖李中等多臣師元標所贖  
 列也宗彥所請原合四方之公極一時之選萬口  
 無二今茲之舉猶當從其遠者真者俾人心允服  
 盛典重輝其為世道人  
 心嘉賴靡有涯涘矣  
 伍承載恤軍救民疏  
 臣聞  
 法嚴戍遣世隸衛所是謂軍伍民照敵輸米轉兌  
 軍運至京為餉制也第戍於郡邑者子孫土著即  
 屬氓隸珉籍者姻姓聯絡亦關軍伍乃今漕運之  
 艱無如江西而江西諸邑所為卒少船多避金運  
 如避虎者則安福為最今納賦之重無如江西而  
 江西諸邑所為產去稅存望清丈如望歲者亦安  
 福為最臣敢瀝血為臯上陳之蓋軍民備極困憊  
 竊謂漕非灑帶無以解焚艘之厄田非清丈無以  
 濟加派之窮國家故倚漕東南南造艘輓運多  
 責於軍計江西三衛八所船總八百六十四隻會  
 典所載安福額運四十二艘行百餘年無異正德  
 間宸濠變當事者議留南昌軍守城以項下運艘

權分各外衛所代運後事平各衛所退還獨安福  
 諸弁利艘多索常例因循未返於是舟數溢至六  
 十二隻每隻五年一造造非三百餘金不能成其  
 一舊制每艘止給軍三民七銀七十餘兩除告領  
 使費扣除則又有中道盤剝露國守候寄賴諸費  
 嗟乎以六十巨艘而輪造於四百餘名之窮卒以  
 無限運費而取足於七十餘兩之官價能無傾家  
 鬻子以償乎勢不得不資翼造民與軍同宗異  
 派甥舅姻婭罔不株連方蒿日傷心躊躇無策乃  
 於天啓七年運船守凍天津突被燒燬四十二隻  
 時臣適奉差歸省見之既慮焚舟不能即補又慮  
 愚民釀亂乃與諸縉紳謀之當道查有小患通幫  
 大患通省之例遂將所燬舟數原載米若干分三  
 衛入所帶運一時稱便但計難出於權宜法必行  
 於永久若以南左號船返南昌彼歲久不任受惟  
 以此二十艘米永分通省每船僅加米五石眾擎  
 易舉且二十舟所剩行月糧分給帶運資途費而  
 所省造價一千五百餘金仍歸朝廷助軍餉無誤  
 漕事有益邊儲何憚而不為此且查南直江北漕  
 艘俱開敞淮安官任造軍任運獨江西造運俱委

諸卒僉殷實戶丁承之夫窮戍拮据終生有何啟  
 富設此名色騷害萬端合無今後江西漕船照南  
 直事例開廠南浦每閱五年除灑帶二十隻不造  
 外餘俱令三衛八所掌印正官或府縣佐貳領造  
 有不足則以各衛所屯租官收幫費而旗卒但責  
 以領兌上運此則救焚拯溺之急務第必申飭然  
 後諸弁不至作奸故曰漕非灑帶無以解焚艘之  
 厄者此也舊制照田肥瘠分科立則故田有上中  
 下山之四等而賦亦必有輕重加減之不齊均賦  
 之法全藉清丈臣鄉吉安九邑而安福之需丈則  
 不啻饑食渴飲何也邑在萬山中山山水往往漲發  
 能令高岸為谷平原成坑其田非依築傍埂未有  
 五年得如故道者安福自萬曆九年清丈至今五  
 十載矣中間水決沙壅經界蕩然甲鬻乙售田疇  
 易主荒蕪不可糞祖戶不可削民何堪而當此塗  
 炭乎蓋緣萬曆清丈時胥役疲於履畝有司急於  
 功成遂以上中下山田渾為一則如原係二百四  
 十步為一畝者則益之以就中蓋以人之有上田也必  
 為一畝者則損之以就中蓋以人之有上田也必  
 多於下山田裒益成中自無偏虧而不知此法惟

長子孫無出鬻可耳脫急故變產買者擇其肥而  
 棄其磽賣者計目前而忘後害始猶存上田幫稅  
 久之鬻盡而石田不售稅籍仍在有司第按籍徵  
 稅不及覈田之甌脫於是有家徒四壁而追呼不  
 離門貧日益貧重以數年來每糧一石加銀至二  
 錢七分民方顆粒無資俯仰無助而尤因於虛稅  
 安得不流離顛沛逃亡也為今計加派既不可暫  
 捐則清丈以豁虛無至急也查會典一款凡官民  
 田地有因水塌漲去處令所在有司逐一丈量丈  
 出多餘者給與小民承種塌沒無田者悉與開豁  
 稅糧據此一遇災傷便行丈明豈有越五十載山  
 川變遷人物改更猶不得清丈一開豁者乎幸皇  
 上饑溺由己所當為民出萬死一生故曰田非清  
 丈無以濟加派之窮者此也以上二者大害大利  
 臣由桑梓起見推而廣之民東南運卒省一舟便  
 省千倉百孔之蠹虛稅減一分便減億兆黎民之  
 苦思不期多期於當厄伏乞勅下戶兵二部覆議  
 上請咨行江西撫按將安福仍遵照會典原額領  
 艘四十二隻委造於官責運於軍而以南左號船  
 原載漕糧分通省不必議造造費一千五百餘金



充餉而五十載未經清丈如安福速委才幹廉吏  
踏勘丈量務俾上中下山輕重分畝庶國儲國稅  
兩俱有裨軍政  
民生永賴無窮

皇清

蔡士英封禁山疏

題為

旨行查山場出產木植事案查順治十年正月初四  
日准工部咨內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  
科抄出本部題前事等因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  
日奉

聖旨着該督撫按確察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奉  
咨該督撫按送司奉此查得封景山係江西廣信  
三縣交界地方相應備咨案呈到部移咨貴院查  
照本部題奉  
聖旨事理希將封景山有無出產木植查明虛實具  
奏等因准此就經備行布政司會同分守湖東道

行查的確詳報隨據本司左布政使盧震陽查得  
得封景山原係封禁山初名銅塘因其峭險歷為  
盜藪削平之後即請封禁其來舊矣溯查往代黃  
巢倡亂偽賊借勢以流毒一方繼而葉宗留賃居  
燒炭規險立穴鑄冶甲兵謀為不軌而鄧茂七為  
之附援三省搖動幾危信州此前鑒昭然而有據  
也目今山賊楊文躡踞其間未經蕩平今一旦輕  
議開採是啓奸人之亂謀耳况其中所產木植不  
過臃腫樗櫟原無合用之材兼以巉巖險峻猛獸  
叢居溪澗不通道路曲折不但開採有百害而無  
一利恐徒挑釁隙而無濟于實效矣又據分守湖  
東南道右叅議楊國禎詳同前情等因到臣據此  
該臣等會看得封景山即封禁山界連上饒永豐  
二縣之界距玉山縣二百餘里歷代以來皆行封  
禁粵稽舊籍議開數次然卒以無佳木可採有害  
于民而中止之臣奉

旨行查其峻峭壁溪澗之水不通外流而且毒螫  
猛獸聚以為巢附山百里人煙杳絕即所產者盡  
係良材亦且人苦于登攀木難于出水况據該屬  
所報不過松楓樗櫟並無棟梁者乎若開採一行

其徒費金錢罔裨實用猶可言也誠恐驚魂甫定  
 之赤子一經騷擾其害更有不可知者抑猶有慮  
 焉此山昔為鄧葉諸寇盤踞後來大費兵力矧今  
 湖東山逆揚文等正在會勦依巒負嶠尚繁有徒  
 方苦摻殄之難覓若此幽澗險峻夙稱盜藪之處  
 今日一啓其釁將來恐難收拾此開採之害更彰  
 明較著者也伏乞  
 皇上俯查往事軫念地方  
 天語嚴飭 特加封禁安民葺寇兩得攸賴除取具  
 先朝封禁圖說送部查覈外今據該司道呈詳前  
 來臣謹會同江南督臣馬國柱按臣米襄合詞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順治十年五月初九日具  
 題六月初九日奉

旨採木有害無利以後 又請汰瑞袁浮糧疏 為清汰浮  
 不許妄請該部知道

困以弘  
 聖政事順治拾年伍月貳拾玖日江西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戶部抄出該本部題覆江西右布政使  
 莊應會等奏前事奉

聖旨着詳察確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

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看得江西布政  
 莊應會等奏稱瑞袁二府以凋疲殘郡科糧獨重  
 遺累已久議清浮糧與各府相準臣部備查該省  
 地糧瑞袁二府較他府雖地少糧多但疏內科編  
 緣由臣部並無元季明季冊籍可考合無  
 勅下該督撫按備查元季明季冊籍瑞袁二府科糧  
 獨重或地係膏腴或從前誤編苦累有何確據逐  
 一勘實具奏以憑覆請定奪可也既經該司案呈

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等因順治拾年肆月貳拾

壹日題貳拾叁日奉  
 聖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擬合照會該布

政司遵照本部覆奉  
 聖旨內事理欽遵奉行等因臣即行江西布政司及

督糧守巡各道併行府縣速將瑞袁二屬浮糧緣  
 由遵照部文逐一確查的據前已履行尚未見覆  
 事關民瘼即當具詳限拾日內報以憑具  
 題繳今據該司道府縣查據士民具控苦累緣由  
 及瑞袁二府志書覆看前來該臣看得瑞袁二府

郡縣介在山阜聯亘之區土壤素稱沙瘠提封悉屬山隘中多不毛之土其地之可耕者皆山之畔而澗之濱求其沃野平原實無幾焉夫以此磽角之區可耕者既窄而科糧偏重者蓋緣瑞屬三縣自明初姦民黎伯安妄微爵賞以僞寇陳友諒索餉倍徵之冊抱獻故爾遂為定額今雖灰燼之餘無冊籍之可據幸瑞郡志書尚存考其田糧則元至治間共編糧壹拾貳萬伍千柒百肆拾餘石至明洪武間則增至貳拾貳萬伍千叁百伍拾餘石迨後少有增減猶額載科糧貳拾貳萬肆千肆百肆拾壹石至今相沿者即此舊明全書之數也臣再稽其戶口元至治間編戶壹拾肆萬肆千玖百伍拾有肆矣自元至明弘治間僅戶柒萬肆千貳百肆拾夫前以拾肆萬之戶完拾貳萬之糧而後以柒萬戶之民而完貳拾貳萬之糧此輕重之數難易之形固有昭然可見者若袁陽肆邑偏重之故亦由袁郡鄉斗與官斗有不同因明初僞將歐祥歸附之時投獻冊籍誤以三升之鄉斗報作官斗之十升今欲證之元明二代冊籍蓋年已數更疊罹兵

火無怪乎無存亦幸獲明之志書其所載重賦額未昭然可證查其田糧均係一則每畝科至壹斗六升柒捌合不等較之按壤之境如臨之新喻上則田每畝科糧九升三合吉之安福上則田每畝科糧柒升貳合夫以一地之土而賦稅重輕竟至倍相懸殊此尤易見之事也再稽袁之戶口在宋崇寧間編戶壹拾叁萬貳千貳百玖拾有玖迨至明弘治間止存陸萬陸百壹拾玖矣其逃亡減損之數亦與瑞州相等此二郡之志班班可考按戶口之數自宋元至明弘治年間已消亡過半而自弘治迄今又經數百餘歲近來屢當兵燹驚散疫癘傷七其中消耗之戶又不知凡幾而額載之糧總未減毫末夫人愈少而賦愈覺其重則錢糧愈覺其難完所以年復一年轉相拖欠民徒受其敲朴官徒受其降罰散離相枕溝洫時盈究之亦何補於國賦也此在曩昔承平之時尤多積逋從無完期故牧斯土者曾以七分考成尚不能如期如式蓋無土而糧誠巧婦所難為矣今我皇上親政以來洞切民隱諮諏博訪百度維新更令覲臣各陳利弊與民更始此右布政使莊應會巡

南道僉事安世鼎以身親目觀之大累而為應旨求言之直陳也倘沐皇恩大沛

洪慈軫恤二郡三百年之積困將瑞屬之糧貳拾貳萬肆千之浮數仍復宋元壹拾貳萬伍千之原額袁屬之糧每畝壹斗陸升柒捌合之誤科減照新喻上則每畝玖升叁合之實賦庶見在予遺得以安心茲土後來生聚必至盡力正供田野日闢國賦日增實大有裨益豈鮮淺哉今據該司道會詳前來除將二郡所存志書移送戶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南督臣馬國柱合詞具題伏乞勅下該部覆覈准與豁減行臣等轉行後經部覆奉旨這浮糧積久重困地方應從原額清汰着該督撫飭該府縣官確遵減免毋得踵弊混徵有辜德意

張朝璘敬陳南昌浮糧疏

題為遵例敬陳南昌浮糧事

月初十日准戶部咨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本部覆江西右布政使王庭奏前事等因康熙元年三月拾陸日奏本月貳拾貳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本日抄出到部該臣等看

得江西右布政使王庭奏稱江西省地瘠民貧有

天聽羣沐

恩施尚有南昌一府未盡蒙

恩民痛浮糧苦累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歷經呈控

除武寧一縣係陳友諒生身之地原無派浮糧其

一州六縣浮糧之數誌書可憑武寧一縣未經加

浮原額可較乞軫恤一方數百年之重困一體施

仁具奏前來案查江西省浮糧先該前任右布政使

莊應會奏稱瑞袁二府浮糧臣部於順治拾壹年

叁月內具覆奉

旨減免欽遵在案南昌府屬既係浮糧應於瑞袁二

府一同彙題何遲至今日始行具奏其各項編徵

賦役全書俱照萬曆年間例開徵年久無容再議

者也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康熙元年肆月拾伍日題本月拾柒日奉

旨南昌府浮糧果否與瑞袁二府相同着察明再議

具奏欽此欽遵於本日抄出到部該臣等案查

江西省浮糧先該前任右布政使莊應會奏稱瑞袁二府科糧獨重遺累已久臣部於順治拾年肆月內具覆咨行該撫確查去後隨據前撫臣蔡士英將瑞袁二府屬七縣浮糧共貳拾萬柒千柒百叁拾肆石零遺累已久緣由併將宋元舊誌查明具題臣部於順治拾壹年三月內具覆奉

旨減免欽遵在案今右布政使王庭奏稱南昌府屬寧州一州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等六縣計浮糧壹拾玖萬伍千壹百貳拾貳兩浮米壹拾肆萬玖千壹百叁拾壹石零既係浮糧先日何不與瑞袁二府一同彙題何得至今始行具奏且臣部無誌書可稽難以懸議合應請

勅該督撫備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備查明白具奏以憑覆

命請定奪可也恭候

旨題本月十一日奉

據案呈到部移咨到臣准此臣即備移撫臣併撥行

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余應魁詳稱奉臣牌行併奉巡撫江西董右副都御史行同前事各到司奉此就經移會守巡二道去後今准移覆據南昌府呈稱據南昌縣詳為浮糧積困堪憐懇乞亟賜題豁以救民命事新建縣詳為殘邑浮糧賠累最苦乞憐查覆以救不遺以固邦本事豐城縣詳為頌恩轉詳浮糧積苦救民水火以定實賦以便徵輸事進賢縣詳為懇電舊誌勘查浮額以甦殘庶以廣皇仁事奉新縣詳為浮糧遺累多年殘黎困苦已極懇察轉詳救民水火事靖安縣詳為泣呈靖邑浮糧苦累多年乞查舊額請命以救餘生事寧州詳為乞甦浮糧遺累懇查舊誌詳請題豁萬世仰恩事各等因呈詳到府轉詳到道移覆到司准此該本司看得江西一省地瘠民貧所屬十三府田糧起科原不相遠其南昌與瑞州袁州三府糧額特重者緣先偽漢陳友諒竊據地少兵多重斂倍徵明初因之而未改也士民歷控清汰未免因循為成額所拘止官以六分考成民以六分報完寓實蠲於虛額之中未嘗不蒙矜恤之意究之終明之世官無報最民鮮報完此浮糧之徒累亦久矣

幸我

朝鼎定順治肆年間前按院吳御史俯察輿議洞矚

茶苦首以三府浮糧上

聞部覆復俟賦後告成另為頒示奉有

俞旨存者皆遠逃異鄉九年莊右轄入

覲時瑞袁以地遠人遙未甚經兵故牘多存具備呈

揭隨因陳言入

告南昌以人民未盡歸集誌牘播遷無稽所以未

得並陳前蔡撫部院止據陳言所及以瑞袁二府

題覆即徵

浩蕩迨後

皇恩屢布除荒豁欠之

旨日下又各上司仰體好生曲盡撫綏故南昌士民

樂歸有土誌牘復出南瑞袁同一壤土俱為偽漢

所據浮糧本同一體有誌可考有前按院吳題疏

奉

旨之案可憑恭遇

上諭詢察明朝讐怨地方錢糧科重情由是以王右

轄目擊民隱據實 奏明實有所不忍見聞不得

不哀鳴者也幸奉

俞旨行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瑞袁二府同

事同情有無確據緣由隨經道府州縣確查回報

覓有府志本司細查宋時賦役備載南昌縣稅苗

米叁萬捌千柒百捌拾肆石肆斗陸升至明額共

米壹拾貳萬陸千捌百貳石貳斗貳升捌合玖勺

內比宋額浮米捌萬捌千壹拾柒石柒斗陸升捌

合玖勺按明額每米壹石細算銀伍錢柒分叁釐

肆毫伍絲玖忽陸微肆纖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

等銀柒萬貳千柒百壹拾伍兩玖錢陸分捌毫照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伍萬肆百

柒拾肆兩陸錢叁分捌釐貳毫按明額每米壹石

細算本色米肆斗六升叁合伍抄玖撮叁圭玖粟

貳粒共該編本色米伍萬捌千柒百壹拾陸石玖

斗陸升叁合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

浮本色米肆萬柒百伍拾柒石肆斗伍升肆合伍

勺新建縣宋額稅苗米貳萬貳千伍百伍拾貳石

肆斗柒升伍合內職田米壹千叁百伍拾玖石貳

斗伍合至明額其米陸萬叁千陸百柒拾石柒斗

貳升壹合內比宋額浮米肆萬壹千一百壹拾捌

石

石

石

石

石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叁萬貳千伍百肆拾叁  
 兩伍錢伍分貳厘肆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  
 比宋額多浮銀壹萬捌千柒百壹拾肆兩貳分壹  
 厘壹毫按明額每米壹石細算本色米肆兩貳分  
 玖合柒勺貳抄貳撮伍圭柒粟陸粒共該編本色  
 米貳萬陸千伍百貳拾伍石肆斗叁升柒合壹抄  
 以明額米數科算內比宋額多浮米壹萬伍千貳  
 百伍拾石肆斗伍升陸合壹勺靖安縣宋額稅苗  
 米柒千伍拾石肆斗陸升貳合至明額共米壹萬  
 肆千貳百捌拾伍石貳斗貳升柒合陸勺內比宋  
 額浮米柒千貳百叁拾肆石柒斗陸升伍合六勺  
 按明額每米壹石細算銀捌錢壹分柒厘叁毫貳  
 忽玖微玖纖伍抄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壹  
 萬壹千陸百柒拾伍兩叁錢伍分玖厘壹毫照以  
 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伍千玖百壹  
 拾貳兩玖錢玖分伍厘陸毫按明額每米壹石細  
 算本色米伍斗捌升柒合貳勺肆抄壹撮共該編  
 本色米捌千叁百捌拾捌石捌斗柒升壹合伍勺  
 叁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米壹  
 米肆千貳百肆拾捌石伍斗伍升壹合壹勺分寧

縣卽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壹萬伍千伍百肆拾  
 玖石柒斗六勺貳抄至明額共米叁萬壹千叁百  
 捌拾玖石貳斗壹升陸合內比宋額多浮米壹萬  
 伍千捌百叁拾玖石伍斗壹升伍合叁勺捌抄按  
 明額每米壹石細算銀捌錢肆厘捌絲肆忽陸微  
 捌纖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貳萬伍千貳百  
 叁拾玖兩伍錢捌分柒厘伍毫照以明額銀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壹萬貳千柒百叁拾陸兩  
 叁錢壹分壹厘伍毫按明額每米壹石細算本色  
 米陸斗伍升陸合柒勺捌抄壹撮共該編本色米  
 貳萬陸百壹拾伍石捌斗肆升壹合肆勺伍抄照  
 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米壹萬肆百  
 叁石玖升叁合壹勺以上該府屬除武寧外六縣  
 一州宋額稅苗米壹拾伍萬玖千貳百壹拾伍石  
 貳斗伍升貳合陸勺貳抄內職田米貳千柒百壹  
 拾捌石肆斗壹升明額官民扣改併夏稅新陞牛  
 租等米共肆拾陸萬貳百陸拾玖石陸斗壹升玖  
 合叁勺實比宋額浮米叁拾萬壹千伍拾肆石叁  
 斗陸升陸合陸勺捌抄見沿明額編折色糧差地  
 畝等銀叁拾萬叁百叁拾叁兩陸錢玖分陸厘陸



毫照糧算浮折色銀壹拾玖萬伍千壹百貳拾貳  
兩玖錢捌分陸厘柒毫除浮外該徵折色銀壹拾  
萬伍千貳百壹拾兩柒錢玖厘玖毫見共編本色  
漕南米貳拾貳萬玖千柒百伍拾壹石伍升叁合  
陸抄照糧算浮本外該徵本色米壹拾肆萬玖千壹百叁拾  
肆石柒合除浮外該徵本色米捌萬陸百貳拾石  
肆年前按吳題疏今之所獲誌書確為憑據與瑞  
依然宋額七州縣之倍加重斂不問可知而順治  
袁二府同事同情又不問可知矣再查全書武寧  
上田壹畝科米伍升肆合零南昌上田壹畝科至  
壹斗伍升肆合零此又彰明較著者惟是南昌歷  
明三百年雖六分考成之時尚不能完敲朴徒斃  
今例十分全徵且奉撥餉有司惟遵功令嚴比  
更不能顧惜民命在在有司無敢緩徵在百姓無敢  
緩納皆緣浮糧之苦此誠目擊心傷不容旦夕隱  
忍而不告者也幸遇  
皇仁如天又奉  
上諭查詢明朝讐怨地方錢糧科重緣由此誠洞見  
萬里視民如傷本部院駐節茲土民隱痲痺俯念

南昌與瑞袁同事同情察覈誌書確據亟賜覆  
題請將南昌浮糧減照宋朝實額保固邦本生全  
萬姓弘我

皇上輕徭薄賦之政普被元元萬世仰恩矣等因到  
臣據此該臣等會看得南昌府浮糧經右布政使  
王庭入奏奉

旨行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瑞袁二府同事  
同情有無確據仰見我

皇上念切痲痺愛民之至意也臣即行據布政司會  
同守巡二道確查前來南昌為元末偽漢陳友諒  
竊據地少兵多橫斂倍徵明季相沿未改積困三  
百餘年果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順治四年間前

按臣吳贊元曾將南昌瑞州袁州三府浮糧同疏  
具題在部可稽今又有南昌誌書開載宋元糧  
額可考是則現在的實之確據也第因順治九年

間前右布政司莊應會止携瑞袁二府呈揭入告  
而前撫臣蔡士英又止就二府查明題覆故南  
昌一府尚未得同徵浩蕩之

皇仁耳今備查誌書南昌一府除武寧縣係友諒生  
身之地原無浮糧外其餘一州六縣共浮銀壹拾  
萬

以萬伍千壹百貳拾貳兩零共浮本色米壹拾肆萬玖千壹百叁拾壹石零此有誌書開載鑿鑿可據伏乞

皇上軫念一方民困已極將此浮糧與袁瑞二府懇賜一視同仁則萬民咸沐

皇恩世世無疆矣除將誌書送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西撫臣董衛國合詞具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承差胡大振 賚捧 謹題請

旨

康熙元年十一月初十日題十二月十九日奉

旨該部知道

戶部覆疏

該臣部查得先該江西右布政使王庭

糧加徵浮于宋元為南昌之民苦累具陳臣部以南昌府屬既係浮糧應與瑞袁二府彙題何遲至今始行具奏其各項錢糧編徵已久無庸再議等因具覆奉有南昌府浮糧果否與瑞袁二府相同着察明再議具奏之

旨臣部無誌書可稽難以懸議請

勅該督撫備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備查明白具奏以憑覆請定奪等因具

覆奉有依議行之

旨欽遵行文在案今據總督張朝璘巡撫董衛國疏稱南昌府屬除武寧縣係陳友諒生身之地原無浮糧

外其餘一州六縣共浮折色銀壹拾玖萬伍千壹百貳拾貳兩零共浮本色米壹拾肆萬玖千壹百叁拾壹石零此有誌書開載鑿鑿可據將誌書送部核

查具題前來臣部備查誌書內載南昌府屬南昌

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寧州等六縣一州宋時

原定徵米壹拾伍萬玖千貳百壹拾伍石貳斗伍

升零明季因陳友諒浮加派徵米叁拾萬壹千伍

拾肆石叁斗陸升零二項共米肆拾陸萬貳百陸

拾玖石陸斗壹升零內折銀叁拾萬叁百叁拾叁兩陸錢玖分零又派徵本色米貳拾萬玖千柒百伍拾壹石零伍升舊誌書明季徵米折銀與宋額磨對浮米折銀壹拾玖萬伍千壹百貳拾貳兩玖錢捌分零本色米壹拾肆萬玖千壹百叁拾壹石零案查瑞袁二府浮糧先經前撫蔡覆查題奏

臣部具覆奉  
旨減免欽遵在案今南昌府屬浮糧查與袁瑞二府  
事同一體其所浮銀米似應清減但歷年舊額相  
沿已久事關錢糧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睿裁

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題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袁瑞二府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  
糧也着照二府例行後部議未果行

**應差以甦封捉民艘之苦**疏題為直陳地方所急  
力圖補救之宜仰祈

睿鑒事案照造設水驛船隻一款臣於去冬拜疏之  
後即牌行前署驛傳道事僉事安世鼎悉心條議  
呈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江右路當衝要兵馬不  
時往來舟楫必需支應何出勢必封捉民船動至  
千百餘隻未封捉之先商賈聞風遠遁既封捉之  
後長江絕無片帆設或兵馬接續而來凡山河僻  
岸無處不窮搜遠覓以求足數不特商民已不堪  
命而軍機由此遲悞矣此歷來封捉之苦誠江省  
第一大害也臣於入境後日擊江帆稀少商旅裹  
足日夕籌思不遑寧處何以急濟軍行而支應無

悞何以急甦民困而樂利漸臻非打造船隻不可  
臣是以條議上

聞拜既後即行署驛傳道事巡南道安世鼎議動

十三年水驛錢糧酌銀兩之多寡量縣分大小

行令各屬儘數成造計上自贛州下抵江寧雖路

徑有長江山河之不同惟木樓紅槳茅篷等船可

以通融兼用庶利涉各得其宜錢糧不致糜費定

以船數限以完報此臣造船之初議也然縣驛衝

繁之處各有動支應募而通盤會計錢糧有限派

造數少應付繁多不足以應一時之需又未免有

封捉之累臣不能不慮始及終特捐發俸貲打造

大船三隻小船五隻先為興工而合省各官有能

輪助急公者聽其自便此臣捐造之公議也惟是

差船既造水手隨之臣先議令各縣召募定以紅

槳船每隻議用五名茅篷船每隻議用三名以為

看管撐擲之需但查水驛錢糧已支用造船而工

食慮恐虛糜臣于是再四商確議以夫分久暫糧

定行坐之法每船先募有家眷水手一名常用管  
理共計三百五十七名紅槳船大一名難以料理  
每隻另議增單身水手一名協管器具共計四十

六名若臨行出差大船則添僱水手三名小船則添僱水手二名責之幫攜以便長行約計七百六十名此管船水手之定數也然水手既備工食必需臣議以有家眷水手一名每年倍給工食銀一十四兩四錢單身水手一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共約歲該工食銀五千四百七十二兩其臨差添僱水手度程計日每日給銀四分但兵馬過往不一差使繁簡不同用船多寡難定今就其少者而論每船年輪大約以三差通融計筭上至南贛下抵江寧今止以二十日計往回之程歲約幫攜水手銀一千八百二十四兩連常水手之數共歲需銀七千二百九十六兩查十四年水驛錢糧見經驛傳道詳請弔取修造座舡併補南昌府透支存留各衝縣應付支銷無容再議外雖本年時已過半然秋冬尚有二季水手工食添補等項又勢所必需臣查錢糧正項既不可動別項又無堪動惟有節年夫馬廩給等項未完銀兩酌追支給庶可以濟目前嗷嗷之急至於十五年以後原有額載差遞座站各船等項可以資工食而贍修葺似可無匱乏之虞此水手工食之定數也催據該道

報稱各縣陸續解驗共造完紅木樓漿船一十八隻茅蓬船二百零四隻共二百二十二隻通共用過銀一萬零五百一十九兩九錢八分零又提督鎮臣劉光弼與司道府廳州縣各官捐資樂輸共造完大舡二十八隻中小船一百零七隻共一百三拾五隻通共用過捐助銀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五兩二項共造完大中小木樓紅漿茅蓬等舡三百五十七隻俱已先後竣工解泊省河交與驛傳道總理編列字號暨牌為記併委南昌府同知高培統領收發兼司修驗又責令南浦驛驛丞沈固經理器具稽查夫匠臨差則酌量應付無事俱灣泊省河黃牛洲之滸以免風波損失之虞是役也以水驛之錢糧供水驛之應用不費公帑不煩民力從此兵臨獲免掣肘之患商民未無封捉之苦于以速軍行而致克勝安民業而歸樂利者良有實濟也惟是捐助各官或竭資俸或賣馬匹以襄此舉均為國計民生起見伏乞皇上俯念急公優加敘錄不獨江右廢墜之役可以鼓舞將來而各省造船之舉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更祈

天語申飭凡江右新造差船往來載送經過地方驗明字號免于封捉是又仰望皇恩之遠被者也

董衛國遵 諭陳言疏 為遵 諭陳言事竊照行

民未有商課而民代納也今江省所屬南贛二府因路近廣東不便准鹽故于明正統年間題行粵引而吉安一府乃正德年間虔撫王守仁因粵東兵餉匱乏議設太平廠稅以濟軍需但歷來俱係廣商運鹽發售廠官按鹽抽稅民惟市鹽于商不問餉從何出迨至順治十七年廣東海鹽道坐引派銷每丁歲應食鹽八十二斤三兩零查之淮例每丁歲止食鹽十斤零八錢是吉安一丁而食八丁之鹽矣且吉安距粵甚遠由南雄越梅嶺抵南安登舟又有一十八灘之險即商販亦苦于跋涉近因海禁場遷所產之鹽尚不足粵用更無鹽發到廠而惟督各縣銷引是又無鹽而包八丁之課矣然官迫于考成又不得不按丁派銷此時三空四匱正賦尚苦難徵豈能額外代為賠課此江省

吉屬官民之一大害也業經科臣張惟赤據實入告荷蒙部覆

勅查已經督臣會疏

勅會同粵東督撫逐一確查兩省行鹽舊制並將私派百姓包納鹽課官職名及管鹽管稅各胥役姓名一併

題報再議俟查確另覆外然吉屬不奉改食淮鹽則吉屬官民終受粵引之累仰懇

皇上俯念吉民困苦 勅下部議改食淮鹽其粵東額課併歸淮商辦納裕國便民無逾此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遵 諭陳言疏 為遵 諭陳言事竊照驛遞之設

役最為苦累必使錢糧充足始無廢弛之患故夫馬有倍給之典工料有協濟之例皇上養恤之恩高且厚矣惟是驛站錢糧若歲登豐稔照額支給自無枵腹之呼倘遇水旱災傷例應

免一免二免三之數以蘇民困在丁地錢糧  
朝廷恩免一分小民受一分之惠而驛站錢糧俱係  
支給之款免去一分則缺少一分之用若不照例  
減除則有病于民如一例減免則有累於驛仰懇  
皇上軫念驛遞困苦嗣有水旱災傷俱歸戶部丁地  
錢糧內扣減其驛站款項仍照額支給均屬  
朝廷錢糧一轉移間庶夫馬工料不致缺乏而郵政  
實有攸賴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勅部議  
屯糧歸併縣徵等事  
為屯糧歸併縣徵  
請裁衛所冗員敬

陳末議仰祈

睿裁事竊照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如衛所守千等官原為領  
運徵屯而設此外別無事事查江省屯田坐落各  
縣零星不一軍民雜佃衛徵則謂民田縣收則曰  
屯賦彼此規避兩相觀望是以每年屯糧衛官不  
能分身以應多有委令有司代徵完解然責成不  
專終非久遠之策臣思縣令一官職司百里謂曰  
專城寄廩食土咸歸掌握繭絲保障悉屬持籌其  
中有賦稅之多者數萬有奇少者亦不下二三萬

每歲徵解如期况江省屯糧為數無幾少僅數百  
兩多不過萬餘兩以臣管見將各衛所屯糧一槩  
歸併縣官徵收庶事權專而催輸易且見准部文  
嗣後衛所錢糧俱總入民糧一處考成然屯糧既  
與民糧一處考成則歸併縣徵更為稱便其衛所  
守千專司領運更免顧此失彼之虞况從前漕屯  
俱在衛所不足倉選尚有增設守千之請今若以  
屯糧歸併縣徵則經制之守千亦可酌裁以省俸  
食臣查江省各衛所守千等官共計三十七員以  
江省通漕一十四幫計之每幫需弁二員輪流領  
運共需弁二十八員內猶恐有事故不一應再留  
一員以備通融僉選之用尚多八員似應裁汰茲  
行據藩司糧道都司詳稱屯糧歸併縣徵裁減衛  
所冗員誠於屯漕有裨本司道遵奉檄行會議應  
裁南昌左衛守備一員左衛左所千總一員左衛  
中所千總一員前衛前所千總一員九江衛守備  
一員左所千總一員袁州衛後所千總一員贛州  
衛前所千總一員以上守千八員俱應裁汰以省  
糜費其餘守千各官俱應仍留以司漕運等因前  
來除將屯田坐落各縣額徵銀數歸併各縣徵收

緣由及應裁應留衛所清冊揭送戶兵二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督臣麻勒吉合詞具疏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造疏** 為江省軍疲已極缺船驟難足額謹陳變通

官造之法以速漕運以甦丁困事竊照輓運漕糧首需船隻而成造漕船必藉屯軍是計米不

可以計船而計船又不可不先計丁也臣查江省額船一千三隻自兵燹之後缺額實多雖年年

報僉歲歲催造而終不能足額者豈各官不畏功令不愛功名實因軍疲丁困僉無可僉造無可造

耳且每造一船需費幾至千金而料價止額銀二百八十餘兩鳩形鵠面之丁難肩此賠墊之苦以致一聞僉造如赴湯蹈火臣于康熙四年已將加

給料價條議上陳部覆仍令照舊遵行是加給料價已無可復議矣但見今軍丁日疲漕船愈缺臣身在地方目擊

時艱若不變通區畫雖日黍一官究于漕造無補謹按大江之船皆成造于清江一廠今江右屯丁

既無力以承造而需船日急勢又不能久懸莫若

循照清江廠官造之例將缺船料價解繳漕臣交發廠官成造惟于江省衛所軍丁之內僉一旗九

散領駕出運且見有江南每歲例應協解江西濟造減存八幫行月銀八千四百餘兩即將此項奏

作造船之費亦可免隔省解協之煩尚有不足之料價另行糧道找足至以後凡有滿料缺額應造

之船統歸該廠成造料價出自江西成造責在該廠率以為例永遠遵行庶軍困稍舒缺船可足江

右漕務亦不致遲誤矣臣謹具疏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地方敞壞**

**等事** 為地方之敞壞日甚等事據江西布政司布

政使劉捷按察司署按察使事分巡饒九南道僉事賈廷蘭督糧道叅政韓庭芑驛鹽道副使

陳年穀提學道僉事王震生會詳內稱奉巡撫江西董右副都御史牌行內開康熙十年十一月十

八日准吏部咨開該本部覆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江西巡撫董衛國

題前事等因康熙十年九月初一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議得江西巡撫董

衛國疏稱地方敞壞一案即檄行藩臬二司確查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議得江西巡撫董

衛國疏稱地方敞壞一案即檄行藩臬二司確查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議得江西巡撫董衛國疏稱地方敞壞一案即檄行藩臬二司確查

詳報今據稱必確查的實方敢轉詳但限內難以完結相應題請展限等語查地方敞壞一案既經該撫疏稱限內難完題

請展限前來相應展限兩個月速行察奏可也康熙十年十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移咨案呈到部等

因移咨到部院准此備牌行司奉此又奉總督江

南江西府右副都御史牌行同前事各到司奉此

就經移行司道府星速確查去後今催據各該府

回詳到司該本司會看得江右地方素稱瘠瘠自

金逆叛變人民殺戮過半田土盡屬拋荒從前地

方之敞壞未有如江省之甚者迨順治十八年以

來各官竭力撫綏多方招徠雖元氣尚未盡復而

哀鴻漸歸中澤即疊遭旱澇已沐

恩蠲各官猶能勉強支持今據南昌府詳報寧州瑞

州府詳報上高吉安府詳報廬陵吉水四州縣詳

稱康熙八九等年俱被災傷雖竭力補苴官民已

屬難堪不意至康熙十年更旱交侵瘟疫接踵禾

稼絕收人民死徙數十村斷絕烟火幾百里杳無

人行將已前招徠者盡復死逃開熟者仍成荒土

補救無術缺賦難賠等語則是此四州縣近今之

生民疾苦地方之敞壞尚不知作何底止除已嚴

行南瑞吉三府親馳確勘另案詳請具

題請蠲外至于從前並無陞任之官緣由查此四

州縣從前各官去任不止一端非特因地方之敞

壞而無陞轉也茲據各府回詳前來合就呈詳本

部院會

題銷案施行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地方敞壞

一案臣准部文行據藩司會稱江右地方自兵燹

之後多方招徠而哀鴻漸集各官猶能勉強支持

惟南昌府屬之寧州瑞州府屬之上高吉安府屬

之廬陵吉水四州縣康熙十年更旱交侵瘟疫接

踵人民死徙田土拋荒臣見嚴行各該府親馳確

勘俟詳報至日另案會

題聽部議蠲外至從前無陞任之官緣由既據該

皇上睿鑒勅部查照施行

人民罹災已極疏

為人民

罹災已

疏伏乞

題請註銷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督臣府勸誓合詞具

疏伏乞

題請註銷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督臣府勸誓合詞具



極等事竊照寧州上高廬陵吉水四州縣以及南

勅臣親馳踏勘臣欽遵 諭旨減從親往勘實廬陵縣共荒田一千三百四頃

六十一畝零上高縣共荒田地塘六千六百三十七頃零寧

州共荒田地塘一千八百九十四頃四十二畝零

九江衛共荒屯田地三百七十四頃八十八畝零

南昌前左衛共荒屯田地一百五十四頃四十四

畝零並無虛捏情弊至荒田細數清冊先據藩司

造報業已送部在案臣謹具疏伏乞 皇

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災黎凍餒堪

憐破格賑濟等事 為災黎凍餒堪憐拯救無策懇

請具 題破格賑濟以存民命事據江西布政司布政使

劉捷詳稱竊照江省今歲非常大旱赤地千里南

昌等府五十九州縣俱被奇災業蒙本部院

題請照例加蠲竝動支積穀見在賑濟但各屬之

積穀有限而饑民之待哺實繁查通省之荒惟九

江南康廣信三府與南昌府之寧州瑞州府之上

高吉安府之廬陵吉水為尤甚災黎于七八

月間已爭取艸根樹皮以延時日今當寒風凜冽

雪雨交加之際啼饑號寒顛連萬狀沿江一帶鵠

面鳩形溝瘠枕藉真與鄭圖難繪者三冬已苦難

支三春勢必益甚且處處皆荒竝無轉徙行乞之

地若不急議拯救不特嗷嗷赤子盡為餓殍且民

絕田荒將來賦從何出業蒙本部院捐俸伍百兩

買穀備賑併勸諭各官捐賑其饑溺由已之懷可

謂剗切週至矣今南瑞趙總鎮捐俸壹百貳拾兩  
本司捐俸貳百兩糧道捐俸壹百伍拾兩驛鹽道  
捐俸壹百伍拾兩饒九道捐俸壹百伍拾兩南昌  
府縣等官共捐銀九百六拾兩廣信府縣等官共  
捐銀伍百兩九江府文武等官共捐銀柒百貳拾  
一兩零南康府廳縣等官共捐銀肆百六拾兩其  
餘有陸續捐輸者總容細造清冊另報查九南廣  
等州饑民不下拾餘萬其捐輸銀兩杯水車薪終  
難有濟本司日夜躊躇心勞計拙使非大破常格  
以宏利濟斷不能挽將死之殘黎而予以生全也  
今查司庫有應解部康熙九年

奏銷存剩銀伍萬捌千叁百玖拾貳兩有奇額請  
本部院即將此項銀兩

題畱與捐輸之銀一併買米給賑以廣  
朝廷好生之仁而拾餘萬之生靈可免溝壑矣本司

仰體本部院念切痾瘵敢陳管見伏乞本部院  
題請民生幸甚地方幸甚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看

得江省今歲旱魃異常九江廣信南康一帶赤地  
千里小民仰屋無策初猶藉草木根皮以支枵腹

今值雨雪之際求草木根皮已不可得兼之嚴寒  
凍餒難免盡為溝中之餓殍也臣目擊慘傷救濟

無術止有捐賑一法可救燃眉隨首先捐賑併竭  
力勸諭各官共為捐助有南瑞總鎮趙光祖藩司

劉捷及道府等官俱各捐助究竟所捐止有叁千  
餘金以拾餘萬之饑民賑以數千金之捐助誠所

謂杯水車薪若不生全於此時迨流離死徙田荒  
賦誦而後思補救之術則更難矣臣再四思維實

無點金之術然又不敢坐視不救惟查尚有康熙  
九年

奏銷存剩銀伍萬捌千叁百玖拾貳兩有奇見存  
司庫此項似可動為賑濟之需臣非不知

朝廷之金錢難以輕議動支但此外別無設處且今  
歲之災實為從來未有之奇荒而江右又素稱瘠

薄之區絕少素封之戶勸輸一節即穎禿舌敝並  
無有出分文升合者止有見任之官勉強以應而

又無幾焉能足以應嗷嗷之哺伏乞  
皇上洪恩俞允俾十餘萬之生靈立起溝中而樂堯

舜之世矣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督臣麻勒吉合詞  
具疏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  
行臣等遵奉施行

熊一瀟遵 諭陳言疏 為遵 諭敬陳南郡浮糧  
遺累疾苦最深仰祈

勅部酌議捐減以沛萬載之  
皇恩以拯一方之民命事臣惟我

皇上代天子民無事不以加惠元元為念如各省之  
捐助近畿之賑濟普天兆庶均在

皇上雨露中矣茲復軫念民生疾苦特  
諭部院科道諸臣共圖拯救將切實裨益之處各

抒所見明白陳奏大哉  
王言正小民水火更生之日也臣于江西南昌府

屬浮糧一事聞見最真疾苦最甚謹仰體宸衷一備陳之伏察臣鄉南昌府與袁瑞二府俱因陳友諒踞地稱兵橫行加派較宋元舊額每米一石浮至三倍明太祖惡友諒抗拒三府浮糧未經減除以致故明數百年來相沿拖欠民苦甚幸逢我

朝定鼎于順治二年按臣吳贊元將三府浮糧具題請減至順治十一年撫臣蔡士英伏行

題請彼時袁瑞二府已荷天恩蠲免南昌一府尚未邀

恩康熙元年江西右布政王庭朝

親來京備將南昌浮糧苦累入告隨蒙行察該省督臣張朝璘撫臣董衛國悉將

加浮始末緣由具疏題請奉有袁瑞二府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也着照二府例行之

旨嗣因部覆浮糧米石以為減數太多遂爾中格後民人胡獻龍等合詞叩

閩復蒙行察該省督臣即廷佐撫臣董衛國據實請減部覆仍未准行是

恩綸之浩蕩已頌而部議之施行未建若不能不專望我

皇上特恩之下沛者臣伏察江右夙稱地瘠民貧又經逆賊金聲桓叛亂之後閭閻之蓋藏已盡室家

之生聚甚稀他郡小民竭蹶勤動正賦尚苦難完何況南郡之民浮糧繁重三倍他郡又何以堪今

日之財盡力窮顛連困苦未有甚于此地者也臣思近畿真保二府恭遇我

皇上親行巡幸目擊民艱以一年之災異非常咸蒙恩蠲恤而臣鄉獨遠在數千里外以數百年之浮糧

苦累莫獲蠲除萬姓喁喁翹首待澤則遠依袁瑞同情之例近邀真保一視之仁

天覆地載之弘必無有遺此一方之赤子者矣臣仰見我

皇上如天之仁遠軼唐虞臣若行條奏本鄉民生疾苦恐蹈徇情之愆瞻顧因循不敢入

告是臣下負言責上負皇上求言之意罪莫大焉為此冒昧詳陳伏乞

勅部備察督撫按及藩司諸臣前後各疏詳加酌議或應全蠲或應量減請

旨特賜施行則殘黎積困得以少甦數百年之疾苦

頓除而億萬載之恩施無既矣如果臣言不謬恭候

白色純密陳逆寇疏

題為密陳逆寇煽惑負固狡謀仰祈

睿謀酌畫救生靈以安疆土事竊臣駑鈍庸材不堪

皇上知遇之恩

命臣巡撫江右恩辭之日頻宣溫諭重荷

恩施臣感激涕零矢心圖報自入境以來無日無時

不以安疆靖寇為念恨不滅此克逆而後朝食以

酬狗馬報主之私是以隨地每遇父老慰問民間疾苦之外即

密詢平日風聞逆寇情形其中大同小異事真而

可採者一為逆賊割辦狡謀毘為脇從負固張本

蓋以賊兵原屬有限東支西吾虛張聲勢一竊據

我地方遂將百姓割去髮籜意謂

王師所到必以無繻加罪因而鼓惑人心互相負

之計若將免究短辦之令一行則人無恐懼民自

為民賊自為賊無可施其迫脇之謀或有好義良

民內應攻擊皆不可定矣議者以為似此則無以

別奸細恐致貽誤稽查殊不知逆情甚狡既欲陰

謀作探何難留辦前行豈肯使令短辦之人自露

形跡是亦理之所必無以臣愚見合之道路之口

亟寬短辦實為靖亂之一端也再則人情願身之

外莫重于愛妻子今聞狡逆肆謀每處屯扎多在

城池村庄之外陽為百姓作外護陰借百姓作幫

手望之以為寇盜甚多其實強半皆我蒼生赤子

及至天戈所指寇即弭耳而遁我兵見人在對壘之間難

分玉石勦殺之餘例得收其家口然皆迫脅之徒

陛下深悉我皇上念切黔黎急欲出之水火臣身到地方察知情事敢不直抒鄙悃仰體宸衷萬一如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裁并勅廷臣酌議免寃民人短辦免收贖從家口特發上諭通示用兵地方遵奉如此則人心自安不為寇惑各保身家漸臻寧謐而逆勢孤單乏助可卜指日蕩平誠

皇上天地之恩社稷無疆之福至於處治大逆真朝廷法度當不在此例矣

安世鼎官兵回江請備夫船疏 題為官

旨回江移請檄備夫船事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准宣義將軍尚之孝咨前事等因到臣准此該臣看得江西賊寇先經臣等陸續勦撫之外止有江機楊一豹二逆現逃閩省界上已經咨移提鎮嚴加堵禦毋令流突江界除此別無餘賊近奉上諭行查臣已報明兵部在案今准宣義將軍臣尚

之孝咨開江機于四月十五日先遣偽鎮十員各帶所部源源出山投見剃髮并稱江機即日前來而楊一豹現在勦撫指日可期所有官兵及眷口一應回江應需夫船及抵江省需任房屋合行預備等因移臣查先經議政王等會議令宣義將軍尚之孝帶領標下官兵到江西會同該撫提商酌將江西省內賊寇勦撫淨盡者蓋因彼時江楊

二寇正在作孽致塵睿謨廷議令其赴江西與臣等商酌勦撫也今仰仗皇上德威遠播所有江西賊寇臣等陸續勦撫已完

茲江機一起業已投誠其楊一豹潛逃福建地方釜底遊魂勢窮力竭或勦或撫指顧可平是江右賊寇已經淨盡則無煩宣義將軍遠涉江省其相商酌矣且標下官兵目今現在閩省邵武府所屬地方來至江西在將軍忠勤體國不辭勞瘁惟是各官兵遠來路途跋涉自當軫念兼之沿途備辦夫船以及省會居住房屋不特動支錢糧費用不貲尤慮凋殘子遺供億繁苦則江省既無賊寇本省標營經制官兵儘足防禦又復徒勞宣義將軍臣尚官兵來往奔馳臣等身在地方不敢不據

江西通志疏 卷之第四十四 五十一

實直陳也仰祈  
 皇上睿鑒勅部另議宣義將軍官兵駐劄之處庶將  
 士得免跋涉之苦而錢糧亦不致糜費矣臣謹會  
 同提臣許貞合詞密疏具 題伏乞  
 皇上勅部速賜議覆  
 施行

又奏聞江右救寧疏  
題為餘逆勢窮就撫江右全  
 省救寧特疏上

聞仰祈

睿鑒事竊照江西地方從前逆寇尚多未靖臣蒙  
 皇上簡畀巡撫於康熙十八年九月蒞任之時盡數  
 搜查力圖殄滅其湖東一帶則有逆賊江機楊一  
 豹蘇伯文呂貴鍾岳等蟠踞閩浙錯壤之深山流  
 毒于建昌廣信撫饒各屬而湖西一帶則有逆賊  
 劉廷黃玉趙龍等烏合賊眾于泰和之浪川崗此  
 地路通楚粵界接虔南為害于萬安興國等縣又  
 有逆賊宋玉衡張雄等聚眾一萬五千有餘窟穴  
 于興國之三關三都等處地通閩粵崖石橫行于  
 贛吉屬縣氏此有賊之處百姓被其淫擄焚殺實  
 為大患賊眾一日不除民生一日不寧流移不敢

還鄉荒田無人開墾臣受事以來恨不滅此而後  
 朝食是以一面遍差能員賫捧

勅諭膳黃廣布

皇仁分投八山招撫一面咨會浙閩督撫及本省提

鎮諸臣整飭兵馬以期會勦臣先具有餘氛之蹂  
 躪無已等事一疏

題報已經部覆咨行遵照在案各處賊寇因見四

路官兵齊集進勦多有陸續就撫一臣會同贛鎮

臣許盛差員于三關三都等處招撫過偽總兵宋

玉衡張雄等一起一臣會同總漕臣帥顏保差員

于泰和之浪川崗招撫過偽總兵劉廷黃玉趙龍

等一起經臣逐案會疏 題報此湖西虔南各處

之賊俱已招撫淨盡矣其湖東餘寇臣會同提鎮

諸臣勦撫兼施一准據各提鎮臣及縣營文報于

銘山等處招撫過偽總兵鍾岳林起鳳湯繼茂等

一起已經臣會同提臣許貞 題報又楊逆下偽

總兵桂茂率領賊眾出山打糧經鎮臣蔡璋遣發

官兵擒獲業經具 題請

旨正法又有呂貴蘇伯文二逆因江省官兵進勦窮  
 追故呂貴逃往閩境自殺蘇伯文赴浙投誠止有

江機楊一豹二逆先經臣差官賚捧  
 勅諭騰黃前往招撫乃敢遲疑觀望不即歸誠臣思  
 留此餘孽不行翦除殘黎何以安生元氣何時得  
 復數郡屬邑關係不小臣即密切會同提鎮諸臣  
 俱將各標營官兵分佈險隘處所合力奮勇環攻  
 會勦扼其糧道斷其往來必淨根株以除大害又  
 特委分守湖東道副使王撫民督運官兵糧米以  
 壯敵愾并咨會閩省督撫宣義將軍諸臣合師勦  
 滅其江機楊一豹二逆勢窮力竭方奔福建地界  
 就撫今于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宣義將  
 軍臣尚之孝咨開已據江機出投現在起送赴省  
 其楊一豹已到崇仁市在劄二逆相繼投撫山魃  
 俱已蕩平平等因咨會到臣臣即備移提臣許貞調遣  
 能員帶領官兵于江楊二逆舊巢處所遍行搜查  
 倘有畱落零星餘賊或勦或撫務期掃蕩無遺并  
 于要隘分設官兵防守臣又繕發告示檄行湖東  
 道副使王撫民督同該府縣遍諭流移難民俱各  
 還鄉開墾安居樂業加意撫恤外是江西全省餘  
 寇盡除山澤肅清地方寧謐皆  
 皇上天威聖德庇及羣生之所致也臣謹會同提臣

許貞合詞題報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查照施行  
 又荒缺丁田萬難足額疏

皇恩俯准按數輸賦以免包賠累民事該臣看得江  
 西百姓素稱凋疲自往歲慘遭寇亂荼毒焚擄逃  
 亡殆盡其此傷哀苦之狀什倍他省地方以致丁

多缺額田多荒蕪荷蒙  
 皇上洞鑒傷殘

恩免康熙十六年以前錢糧又蒙蠲免荒田缺丁額賦  
 天恩浩蕩迥與別省不同是江省遺才皆出

皇上逐戶生全也伏查康熙十三年變叛之後殺戮  
 逃亡人丁婦女七十餘萬口拋荒田地一十七萬

餘頃至康熙十七八年招補人丁婦女二十餘萬  
 口開墾田地八萬餘頃先經九卿等會議將康熙

十七十八兩年荒田缺丁錢糧准其豁免作速招  
 墾于十九年徵糧一半二十年盡行輸糧等因臣

自康熙十八年九月受事以來仰遵部議矢心竭  
 履率同藩司各道及各府州縣務期招墾復額以

足原賦時刻檄諭催飭設法捐助招徠開墾臣于  
 康熙十九年十月初六日密題為欽奉

工部通志疏  
 卷之四十四  
 五十四

上諭事一疏臣任內招回人丁婦女二十五萬五千四百有餘墾過荒蕪民屯田地山塘四萬六千四百餘頃部覆分晰造冊在案茲又力催各府屬于康熙二十年招過人丁婦女二萬六千三百有餘認墾過民屯田地山塘三千四百餘頃其康熙十年九年招墾徵半之限自可仰副部議至于二十年全徵之限頃據該司道及十三屬道府州縣詳報萬難招墾足數兼臣細訪民情果係真切據稱荒蕪田地之內多有無主者有為逆賊掘濠坍塌廢與夫山夾河畔水衝沙塞樹長根延堤塍毀棄種種不能復墾者雖經各道查勘臣亦不敢遽請開除惟是盡行招墾實所不能蓋因流散之民臣已陸續招回其當日慘遭殺戮者不可復問年來即有生育尚在孩提非十年生聚難以驟足成者不能復生又難以設法招徠以足原額雖地方官竭力苦勸亦必不得之數也如嚴督全徵勢必責之見在包賠將使僅存皮骨之民不致累斃則致復逃矣臣言念及斯涕淚交集竊思江省殘黎仰荷皇上屢沛深仁歷年愛養目今漸有起色臣蒙皇上畀以封疆大任未有尺寸之效既知苦情何敢

因循不言徒存紙上之虛名反貽包荒之實害無益于

國賦有損于民生臣罪尚可贖乎合請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乞將原定江省荒缺丁田康熙二十年盡行輸糧之限暫請寬緩時日俟現在民力稍舒責令有司設法鼓勵若續招丁口及編審清出人丁即令按年按數輸賦至荒蕪田地本年開墾即着本年按畝納糧一轉移間殘黎不致有包賠之累而國賦亦不致久虛如有司怠玩不速行招墾及以熟作荒隱匿丁口不報者特參請旨重處庶于招墾相宜而于百姓無害也今據該司道會詳前來臣謹冒昧具題統候部議定奪

王新命請除荒疏  
 題為

諭陳言仰祈

睿鑒採擇事康熙拾捌年捌月拾捌日臣准吏部咨

開諭諭吏部等衙門目今應行應革事宜着在外督

撫明白條奏直言無隱欽遵移咨到臣臣伏讀再

四仰見我

臣等



皇上遇災修省敬天勤民之至意雖古帝王亦不是過也臣以至微至賤荷蒙

皇上拔置藩司分無言責任事經年毫無善狀何敢越位瀆奏但因護理巡撫印務恭遇

皇上聖不自聖念切如傷大沛綸音勵精圖治臣又何敢緘默謹就江右自前民生疾苦之至切應行者列為三本為我

皇上敬陳之臣惟賦稅產于田畝而耕鑿資乎民力有人然後有土由來尚矣江右接壤楚粵閩浙自遭諸逆變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蕪傷殘蹂躪之狀蕩析什倍他省久在

皇上睿鑒之中仰荷皇恩特沛浩蕩將拾陸年以前積欠錢糧盡行蠲免窮陬僻壤踴躍歡呼大小臣工靡不盡力招徠加

意開墾以供國課以儲兵食又何敢輕議開除荒缺但自十三年變叛之後殺戮逃亡人丁柒拾餘萬口拋荒田地壹拾柒萬餘頃迨康熙拾柒捌

年冬春之間雖已招補人丁貳拾餘萬口開墾田地捌萬餘頃然而丁田實荒實缺者尚居過半原

額之田地固猶然在野而死亡之人丁實難期必於旦夕今若令照額徵解歲歲取盈勢必將此無徵之虛賦重科之現在之丁田即將小民日事敲朴究無補於國用切恐逃散者畏而不歸歸者復畏而思逃是欲取盈國賦而反致虧國賦矣臣愚以為一應荒缺無徵暫請開除祇就現在招墾者徵收其未墾之田缺額之丁容臣等嚴督各屬廣行招徠隨墾隨徵將見小民聞風樂歸爭先復業賦稅可計日而增舊額可按籍而復是除荒實所以益賦寬民正所以裕國雖暫緩目前之徵輸即收永遠之利益此誠安民致和之要務也緣係條奏字多逾格如果臣言不謬伏祈皇上勅部施行

戶部覆難民窮迫無歸疏 該臣等查得江西總督

純疏稱江省自吳耿二逆猖亂以來人民殺戮地方殘破鋒鏑鏑餘生無棲無食各府請蠲請賑之文不禁痛哭流涕若不設法生全將來賦稅奚問今照部覆虔南賑濟之例又緣難民衆多資助無幾

賑濟不敷死亡莫必併請將康熙十二年題留平南王回北接濟夫船口糧米參萬石積貯日久霉腐不堪餉兵以此奏賑難民庶殘喘獲甦邦本永固等因具題前來查先經巡撫白于本年三月內具題賑濟贛城流離人民臣部議覆將江西一切資助兵餉捐助銀米之內酌量賑濟在案今該督撫既稱各府難民衆多資助銀米無幾賑濟不敷死亡莫必將積貯三萬石具題奏賑應請勅該督撫遴委廉幹官員親身賑給務使難民均沾實惠仍將賑濟過銀米數目并花名細數造冊報部以憑查核可也 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康熙十四年七月十六日題本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

戶部覆遵

諭陳言疏

該臣等會議得護理江撫江右自康熙十三年變叛之後殺戮逃亡人丁柴拾餘萬口拋荒地壹拾柒萬餘頃迨康熙十七八年冬春之間雖已招補人丁貳拾餘萬口開墾田地捌萬餘頃然而丁田實荒缺者過半暫請開

除容臣等嚴督各屬廣行招徠隨徵隨收賦稅可計日而增舊額可按圖而復等因條奏前來查本年正月內原任江撫佟國禎疏稱江右地方遭諸逆盤踞日從殺戮傷殘之慘莫可名狀仰懇將十六年以前未完錢糧槩賜蠲免仍將十七年暫照分數催徵等因戶部以今值需餉之際江省十六年以前逋欠錢糧俱已蠲免應將十七年分錢糧作為分數開墾荒地陸續陞科之處毋庸議等因具題行文在案相應將護理江撫印務布政使王新命條奏之處毋庸議者也等因康熙十八年十月十八日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旨據該布政使奏稱江西人丁逃亡田地拋荒着再確議具奏欽此欽遵于本月二十二日批出到部該臣等再會議得先經護理江撫印務布政使王新命疏稱江右自康熙十三年變叛之後殺戮逃亡人丁柒拾餘萬口拋荒地壹拾柒萬餘頃迨十七八年冬春之間雖已招補人丁貳拾餘萬口開墾田地捌萬餘頃然而實荒缺者過半暫請開除等因臣等會議題覆奉 旨據該布政使奏稱江西人丁逃亡田地拋荒着再

二百五十一 疏 卷之第四十四 五十一

確議具奏欽此欽遵查得江西省荒缺無徵錢糧既據疏稱暫請開除其未墾之田缺額之丁招徠隨徵隨收則賦稅可計日而增等語應將十七十八兩年荒田缺丁錢糧准其豁免仍出示曉諭小民如有不肖官員私行徵收該督撫即行指名題叅仍將免過錢糧細數造冊具報戶部其未墾田地作速招民勸墾地丁錢糧于十九年徵糧一半二十年盡行輸糧可也等因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

**戶部覆廣屬慘遭瘟疫疏** 該臣等查得江西巡撫

上饒興安鉛山永豐四縣瘟疫大作人民沾之立死查將存貯倉穀作速分賑外至該府屬額賦合請暫賜緩徵俟疫病止息再行設法徵解等因且題前來查該撫既稱上饒等縣瘟疫大作人民沾之立死相應行令該撫嚴飭地方官員務令設法全行醫救將此四縣錢糧暫緩至秋收徵輸可也等因康熙二十年五月初十日題本月十二日奉

旨依議

**查培繼遵 諭陳言疏** 為江西南南郡浮糧積困已極仰求一體減免以廣

皇仁以免向隅事臣以外員代藩入覲臨行之時南昌府七州縣士民攀轅號額皆為南昌一府浮糧

一事以臣代覲天顏欲臣代陳苦累臣查此事始末自故明因陳友諒苛徵之額南昌袁瑞三府田糧比之鄰壤一倍

加徵三倍甚是偏枯本朝定鼎以來順治九年有藩司莊應會等之條奏而袁瑞二府蒙

恩減豁矣比時南昌一府誌册無據不及同邀減免至我

皇上御極康熙元年藩司王庭入覲特行具題康熙十三年藩司劉捷入覲又行具題部覆藩司王庭

條奏奉有袁瑞二府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也著照袁瑞例行之

旨是已經奉恩准減矣嗣因部覆以浮糧米石太多徵收年久遂爾中止但據南昌合屬士民呈稱該

工部直云疏 五十六

府七州縣宋元舊志額載稅苗米一十五萬九千  
 一百一十五石零因陳友諒竊據橫徵故明相沿  
 不改賦役全書額載官民等米共四十六萬二百  
 六十九石零故至今分編本色漕米共二十二萬  
 九千七百五十一石零計浮米一十四萬九千一  
 百二十一石零分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共三十  
 萬三百三十三兩零計浮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  
 二十二兩零夫以區區一府人民田土而浮銀浮  
 米每年至于如此之多民力豈能堪此況同一故  
 明洪武所行甚久之事而袁瑞既邀免于前南昌  
 不得邀免于後且已經奉  
 旨又復停行此南民之苦在倒懸而數十年呼號痛  
 切無時暫已也臣咫尺  
 天顏又奉條陳地方利弊之行捨此不言無可言者  
 且從前入覲之員無不以此條奏再三懇切臣若  
 知而不言且仰負  
 皇上採訪之聖心兼負此一畚入覲之大典矣況今  
 正值我  
 皇上聖仁神武掃定逆氛六合清晏天下為千載難  
 遇之時

皇上為千載難遇之主此一方民三百餘年倒懸苦  
 累今正其再見天日之年臣故不憚冒昧激切上  
 陳伏乞  
 勅部確議查照袁瑞浮糧事例一體減免行之一方  
 則億兆再生傳之史冊則萬年頌  
 聖如果臣言可採仰祈  
 睿鑒施行

江西通志卷之第四十四終

五十四



